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03  
56



文庫 11  
D 303  
56

柳田泉文庫

48-11018

010190567368

史卷二百四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總裁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保兼李太保和殿 學士 兼管夏部尚書 加六級 陞廷議 奏

敕修

楊漣 左光斗 弟光先

魏大中 子學伊 學濂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弟大韶

王之寀

楊漣字文孺 應山人 為人磊落 負奇節 萬曆三十五年 成進士 除常熟 知縣 舉廉吏 第一 擢戶科 給事中 轉兵 科 右給事中 四十八年 神宗 疾不食 且半月 皇太子 未



月史卷二百四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得見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卽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益誠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邪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

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哂徧謁朝士泣懇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漣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卽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盡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

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卽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日漣語外廷母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其託之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

先帝召對羣臣時強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卽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漣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闈人持挺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人欲何爲闈人却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初六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嵩呼駕甫至中宮內豎從寢閣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衣欲奪還者漣格而訶之曰殿下君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畢奉駕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此俟選

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紛未  
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卽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  
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咄未畢袞冕臨朝非  
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  
暮處之得宜卽朝委裘何害議定山山過文華殿太僕少  
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悞入事唾其面曰事脫  
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爲竦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  
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  
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  
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  
斗重譴漣遇內監於麟趾門內監備言狀漣正色曰殿  
下在東宮爲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上巳十  
六歲他日卽不奈選侍何若曹直身何地怒目視之其  
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相告曰選  
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  
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漣  
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遲  
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宫猶可明日爲天子  
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  
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

選侍亦顧命中人譴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倖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燼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陛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遷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譚與一燼嘉謨定宮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譚指譚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

元等極詆熊廷弼譚疏論其事獨持平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譚卽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讐旣而諸奄果爲流言御史賈繼春遂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俾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蓋是時選侍宮奴劉遜劉朝田詔等以盜寶繫獄詞連選侍父諸奄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熒惑朝士繼春藉其言首發難於是光斗上疏述移宮事而

明史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 五  
帝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卽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噦鸞宮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白瞻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八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譏乃復上書內閣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語朝瑞與辨駁者再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

之事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漣詆漣結土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卽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天啟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帝諸諭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宮論始息天啟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而是時魏忠賢已用事羣小附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儉邪忠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

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劾忠賢列其二  
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  
廷洒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  
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  
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黃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  
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  
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  
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燦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  
賢令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  
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

憤忠賢悉排去之願於黨護選侍之沈灌曲意綢繆終  
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  
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  
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  
四國家最重無如故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  
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  
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  
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  
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  
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

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麟龍于雲插漢又不止坐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赦之節旨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

章士魁坐爭煤窰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命盜長陵一  
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  
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  
意榜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厨士樸執糾  
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  
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  
不善鍛鍊遂致制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  
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  
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  
玩言宮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

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爲事  
縱野子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  
駕帖立下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  
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  
竇生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  
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  
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灌創立內操數區奸宄安  
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  
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  
塵墊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

明史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 卅  
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  
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二夫  
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  
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  
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  
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齷忠賢不  
足盡其事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  
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聞或奸狀敗  
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耻之徒攀附枝  
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

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  
不知有陛下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  
夜馳請待其旣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  
之威靈尚尊於忠賢否邪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  
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磨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  
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勲戚敕刑部嚴訊以正  
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  
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  
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早朝  
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

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訶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  
羣闈數百人衷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  
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既逐廷  
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  
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並削籍忠賢恨  
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  
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鞫  
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  
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  
也顯純乃自爲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

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漣生還比下詔  
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  
年五十四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  
子至乞食以養徵贓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下至賣菜  
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諡忠烈官其一子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中書舍  
人選授御史巡視中城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  
餘假官一百餘人輦下震悚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求  
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

使旱不爲災澇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人始知藝稻鄒元標嘗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種水田利也閩人劉朝稱東宮令旨索戚畹廢莊光斗不啟封還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閩人憤而去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迫皇長子封皇后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

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其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旣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脫簪戒且之德於殿下無拊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况睿哲初開正宜不見可欲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時選侍欲專大權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

慈慶得光斗牋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其牋視之心以爲善趣擇日移宮光斗乃免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危懼光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闥奴扶冲主宸極獲正兩人力爲多由是朝野竝稱爲楊左未幾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言帝不當薄待庶母光斗聞之卽上言先帝宴駕大臣從乾清宮奉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以爲不宜避選侍故臣於初二日具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發臣疏於內閣初

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還乾清宮禁肅然內外寧謐夫皇上旣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其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卽於國體有損乞立誅盜寶宮奴劉遜等而盡寬其餘帝乃宣諭百官備述選侍凌虐聖母諸狀及召見又言朕與選侍有仇繼春用是得罪去時廷臣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卽以今年爲泰昌或議以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啟光斗力排其說請從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曆以後爲泰昌議遂定孫如游由中旨入閣抗疏請斥

之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鑑如神天啟初廷議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應嘉等光斗獨抗疏爭之言廷弼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守遼則有餘今以復遼則不足已而廷弼竟敗三年秋疏請召還文震孟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并乞召繼春及范濟世濟世亦論移宮事與光斗異者疏上不納其年擢大理丞進少卿明年二月拜左僉都御史是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鄒三俊李邦華魏大中諸人咸居要地光斗與相得務爲危言覈論甄別流品正人咸賴之而忌者浸不能容光斗與給事中阮大鍼同里招之入京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當

遷者首周士樸次大鍼次大中次大鍼邀中旨勒士樸不遷以爲已地趙南星惡之欲例轉大鍼大鍼疑光斗發其謀恨甚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僉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爲之兩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銜太中遂共嗾給事中傅櫬劾光斗大中與汪文言比而爲奸光斗疏辨且詆櫬結東廠理刑傅繼教爲昆弟櫬恚再疏許光斗光斗乞罷事得解楊漣劾魏忠賢光斗與其謀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臧私忠賢暨其黨咸怒及忠賢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漣光斗光斗憤甚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

子南還忠賢訶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羣小恨不已復搆文言獄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爲雪涕至則下詔獄酷訊許顯純誣以受楊鎬熊廷弼賄漣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爲酷刑所斃冀下法司得少緩死爲後圖諸人俱自誣服光斗坐贓二萬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容城孫奇逢者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議贖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已同日爲獄卒所斃時五年七月三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光斗

既死賊猶未竟忠賢令撫按嚴追繫其羣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及忠賢定三朝要典移宮一案以漣光斗爲罪魁議開棺僇屍有解之者乃免忠賢既誅贈光斗右都御史錄其一子已再贈太子少保福王時追謚忠毅弟光先由鄉舉官御史巡按浙江任滿既出境許都反東陽光先聞變疾返討平之福王既立馬士英薦阮大鍼光先爭不可後大鍼得志逮光先亂亟道阻光先間行走徽嶺緹騎索不得乃止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爲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擾天啟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鎬李如楨旣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遽擬旨減死大中憤抗疏力爭詆德完晚節不振盡喪典型語并侵爌帝爲詰責大中而德完恚甚言曩不舉李三才爲大中所怒兩人互詆訐疏屢上爌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廉溫臯謨給事中朱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中久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

淮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罪持議峻切大爲邪黨所仄目太常少卿王紹楸素與東林爲難營求巡撫大中惡其人特疏請斥紹楸紹楸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時恤典旨濫每大臣卒其子弟夤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大中門者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事多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時觚排東林

者多屏廢方恨南星輩次骨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  
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恒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  
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章允  
儒江西人也性尤伎嗾其同官傅櫬假汪文言發難文  
言者歛人初爲縣吏智巧任術負俠氣于玉立遣入京  
刺事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  
安賢而知書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熹之際外廷  
倚劉一焜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爲多  
魏忠賢旣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劾文言褫其監生旣出  
都復逮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輿馬嘗填溢戶外大

學士葉向高用爲內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南星楊漣  
左光斗與往來頗有迹會給事中阮大鍼與光斗大中  
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囑櫬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險  
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爲奸利疏入忠賢大  
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上疏力辨詔許履  
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大中光斗辨大  
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  
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搢紳禍由此  
起僑領之獄辭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獲免大  
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忠賢忽矯旨責大

中互訐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舉朝駭愕樾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復視事未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以得溫旨卽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矯旨切讓尚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爲奸大中每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大中遂抗疏劾之廣微愠益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

臣交攻陽示歛戢且曲從諸所奏請而陰伺其隙迨吏部推謝應祥巡撫出西廣微遂嗾所親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尚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南星漣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鄧漢盧化鰲錢士晉夏之令王之宋徐良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輩無所不牽引而以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爲受楊福熊廷弼賄大中坐三十篇旨俱逮下詔獄鄉人聞大

中逮去號泣送者數十人比入鎮撫司顯純酷刑拷訊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獄卒受指與漣光斗同夕斃之故遲數日始報大中屍潰敗至不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被誅廣微櫬九疇夢環竝麗逆案大中贈太常卿諡忠節錄其一子長子學伊字子敬爲諸生好學工文有至性大中被逮學伊號慟欲隨行大中日父子俱碎無爲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既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贓未竟而大中斃學伊慟幾絕扶櫬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輒麾去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崇禎初有司以狀

聞詔旌爲孝子次子學濂有盛名舉崇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明年李自成逼京師與同官吳爾壘慷慨有所論建大學士范景文以聞莊烈帝特召見兩人將任用之無何京師陷不能死受賊戶部司務職隕其家聲既而自慚賦絕命詞二章溢死去帝殉社稷時四十日矣文言之再下詔獄也顯純迫令引漣等文言備受五毒不承顯純乃手作文言供狀文言垂死張目大呼曰爾莫妄書異時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日斃之漣大中等逮至無可質者賊懸坐而已諸所誣趙南星繆昌期輩亦竝令撫按追賊衣冠之禍由此徧天下始熊廷弼

論死久帝以孫承宗請有詔待以不死刑部尚書喬允升等遂欲因朝審寬其罪大中力持不可及忠賢殺大中乃坐以納廷弼賄云

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光宗嗣位擢吏科給事中疏請收錄先朝遺直俄陳慎初三要曰信仁賢廣德澤遠邪佞因請留上供金花銀以佐軍興詞多忤中貴中貴皆惡之熹帝怒貶秩調外時列諫垣甫四日也未出都而熹宗立詔復故官疏請容納直言又陳考選諸弊日講將舉進君臣交警之規帝竝褒納賈繼春之請安李選侍也朝瑞力駁之與

繼春往復者數四天啟元年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時遼  
事方棘朝瑞請於閣臣中推通曉兵事者二人專司其  
事而以職方郎一人專理機宜給事中二人專主封駁  
帝可之雄縣知縣王納諫爲閹人所誣中旨鐫秩給事  
中毛士龍以糾駁閹人爲府丞邵輔忠所陷中旨除名  
朝瑞竝抗疏論列十二月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  
風揚沙天盡赤都人駭愕所司不以聞朝瑞謂帝修省  
而嚴敕內外臣工毋鬪爭悞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  
罪帝納之時帝踐祚歲餘未嘗親政權多旁落朝瑞請  
帝躬覽萬機帝降一旨言政委閣臣祖宗舊制不可紊然

其時政權故不在閣也明年二月廣寧夫詔停經筵日  
講朝瑞等上言此果出聖意輔臣當引義爭如輔臣阿  
中涓意則其過滋大且主上冲齡志意未定獨賴朝講  
不輟諸臣得一觀天顏共白指鹿之奸今當朝已漸傳  
免倘併講筵廢之九閣旣隔無謁見時司馬門之報格  
不入呂大防之貶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會禮部亦以  
爲言乃命日講如故已借諸給事御史惠世揚左光斗  
等極論大學士沈淮結中官練兵爲肘腋之賊淮疏辨  
朝瑞等盡發其賄交魏進忠盧受劉朝客氏而未復侵  
其私人邵輔忠徐大化語過激奪疏首世揚俸大化嘗

承要人指力攻熊廷弼朝瑞惡之無何王化貞棄廣寧  
逃大化又請立誅廷弼朝瑞以廷弼才可用請令帶罪  
守山海疏四上竝抑不行大化遂力詆朝瑞朝瑞憤亦  
醜詆大化所司爲兩解之朝瑞方擢太僕少卿而大化  
爲魏忠賢腹心必欲殺朝瑞竄其名汪文言獄中與楊  
漣等五人竝逮下鎮撫獄坐妄議移宮及受廷弼賄萬  
金五日再訊榜掠備至竟斃之獄崇禎初贈大理卿子  
一子官福王時諡忠毅

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歷知內黃  
涇陽有善政泰昌元年擢御史時熹宗冲齡踐阼上無  
母后宮府危疑化中上疏劾輔臣方從哲報聞天啟元  
年二月疏陳時事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曰言路漸輕  
曰法紀漸替曰賄賂漸章曰邊疆漸壞曰職掌漸失曰  
宦官漸盛曰人心漸離語皆剴切出按宣大以憂歸服  
除起掌河南道楊漣劾魏忠賢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  
忠賢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若孤  
雛殺內廷外廷如草菅朝野共危神人胥憤特陛下未  
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今漣已侃詞入告矣陛下念潛  
邸微勞或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實自懼一死懼死之  
念深將挺而走險騎虎難下臣恐其橫逞之毒不在搢

明史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 三十三  
紳而卽在陛下陛下試思深宮之內可使多疑多懼之  
人日侍左右而不爲防制哉疏入忠賢大恨錦衣陳居  
恭者忠賢爪牙也爲漣所論及亦攻忠賢自解化中特  
疏劾之落其職毛文龍獻俘十二人而稚兒童女居其  
八化中力請釋之因言文龍敘功之濫忠賢素庇文龍  
益不悅崔呈秀按淮揚賊私復籍回道考覈化中據實  
上之崔呈秀大恨會謝應祥廷推被訐化中與其事呈  
秀遂嗾忠賢貶化中秩調之外已竄入汪文言獄詞中  
逮下詔獄呈秀令許顯純坐以楊錦熊廷弼賄六十酷  
刑拷掠於獄中斃之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

時追諡忠愍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父雲程南京太常卿大章與弟  
大韶孿生子也大章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泉州推  
官乞改常州教授父喪除值朝中朋黨角立正士日摧  
大章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  
余向與東林疏可以彪自况也乃入都補國子博士與  
朝士通往來陰察其交關宥綦清流賴之稍遷刑部主  
事以奉使歸還朝天啟已改元進員外郎尚書王紀令  
署山東司事司轄輦轂最難任自遼陽失五城及京營  
巡捕日以邏奸細爲事稍有蹤迹率論死絕無左驗者



二百餘人所司莫敢讞多從官去囚未死者僅四之一  
大章言於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矧一官乎  
卽日會讞繫三人餘悉移大理釋放紀大嗟服終卜年  
之獄紀用大章言擬流卜年未上而紀斥侍郎楊東明  
署事欲寘之大辟大章力爭卒擬流忤旨詰責竟論卜  
年辟瘕死獄中魏忠賢欲借劉一燾株累劉一燾大章  
力辨其非忠賢大恨卜年一燾事具紀一燾傳中熊廷  
弼王化貞之下吏也法司諸屬二十八人共讞多有議  
寬廷弼者大章因援議能議勞例言化貞宜誅廷弼宜  
論戍然二人卒坐死大章亦遷兵部去無異議也會王

紀劾罷徐大化又疏刺客氏其黨疑紀疏出大章手恨  
之大化令所親御史楊維垣訐大章妄倡八議鬻大獄  
大章疏辨維垣四疏力攻言納廷弼賄四萬且列其鬻  
獄數事反覆詆訐不休大章危甚賴座主葉向高保持  
之下所司驗問都御史孫瑋等白其誣帝以大章瀆辨  
稍奪其俸大章遂引歸五年起官歷禮部郎中陝西副  
使大化已起大理丞與維垣爲忠賢鷹犬因假汪文言  
獄連及大章逮下鎮撫拷掠坐贓四萬及楊漣等五人  
旣死羣小聚謀謂諸人潛斃於獄無以厭人心宜付法  
司定罪明詔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獄由是漣等慘死狀

外人始聞比對簿大章詞氣不撓刑部尚書李養正等  
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宮事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爰書  
既上忠賢大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鎮撫大章慨  
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大韶訣趣和藥飲之不  
死投繯而卒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諡  
裕愍初大章等被逮祕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  
人畢入適成六瓣或以爲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  
於此吾輩其有幸乎已而果然大韶字仲恭老於諸生  
通經史百家及內典於詩禮儀禮周官多所發明他辨  
駁者復數萬言嘗以爲宋元以來述者之事備學者但

當誦而不述將死始繕所箋詩禮莊子曰炳燭齋隨筆

云

王之棠字心一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清苑知  
縣遷刑部主事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  
名男子持棗木挺入慈慶宮門擊傷守門內侍李鑑至  
前殿檐下爲內侍韓本用等所執付東華門守衛指揮  
朱雄等收之慈慶宮者皇太子所居宮也明日皇太子  
奏聞帝命法司按問巡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  
差薊州人止稱吃齋討封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瘋癲  
稽其貌實係黠猾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

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顧未得事  
端而方從哲輩亦頗關通戚畹以自固差被執舉朝驚  
駭廷元以瘋癲奏刑部山東司郎中胡士相偕員外郎  
趙會楨勞永嘉共訊一如廷元指言差積柴草爲人所  
燒氣憤發癲於四月內訴寃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  
給令執梃作寃狀乃由東華門入直至慈慶宮門按律  
當斬加等立決藁定未上山東司主治京師事署印侍  
郎張問達以屬之而士相永嘉與廷元皆浙人士相又  
廷元姻也瘋癲具獄之寃心疑其非是月十一日之寃  
值提牢散飯獄中未至差私語其實初言告狀復言掠

死罷已無用之寃令置飯差前吐實與飯否則餓死靡  
左右出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  
外父令隨不知姓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  
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  
人輒打死死了我們救汝昇我棗木棍導我由後宰門  
直至宮門上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之寃備揭其  
語因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兇犯  
於文華殿前朝審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  
下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陸大受戶部主事張庭給  
事中姚永濟等連上疏趣之而大受疏有好戚二字帝

惡之與之寀疏俱不報廷元復請速檢諸疏下法司訊斷御史過庭訓言禍生肘腋宜亟翦亦俱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跡之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癩始末言貴妃遣璫建佛寺璫置陶造甃居民多鬻薪獲利者差賣田貿薪往市於璫士人忌之焚其薪差訟於璫爲所責不勝憤持梃欲告御狀於是原問諸臣據爲口實矣二十一日刑部會十三司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寀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澧朱瑞鳳等再審差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雇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二人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喫有著有小爺者內監所稱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而給事中何士晉與從哲等亦俱以爲言帝乃諭究主使會法司擬罪是日刑部據薊州回文以上已復諭嚴刑鞫審速正典刑時中外籍籍語多侵國泰國泰出揭自白士晉復疏攻國泰語具士晉傳先是百戶王曰乾上變言奸人孔學等爲巫蠱將不利於皇太子詞已連劉成必與保皆貴妃宮中內侍也至是

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它帝亦數慰諭貴妃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乃緣帝及貴妃意期速結二十八日帝親御慈寧宮皇太子侍御坐右三皇孫鴈行立左階下召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諸臣入責以離間父子諭令礫張差龐保劉成無他及因執太子手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既又手約太子體諭曰自襁褓養成丈夫使我有別意何不早重置且福王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宜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內侍引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長成更何說顧問皇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皇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毋株連又責諸臣云我父子何等親愛而外廷議論紛如爾等爲無君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帝又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重申之諸臣跪聽叩頭出遂命法司決差明日礫於市又明日司禮監會廷臣鞠保成於文華門時已無左証保成展轉不承會太子傳諭輕擬廷臣乃散去越十餘日刑部議流馬三道李守才孔道帝從之而斃保成於內廷其事遂止當是時帝不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案發保成事特一出以釋羣臣疑且調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跡故不遽罪之

案也四十五年京察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用拾遺  
劾之案貪遂削其籍天啟初廷臣多爲之訟寃召復故  
官二年二月上復讐疏曰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齊襄  
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  
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  
而目瞑者此復讐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  
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  
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  
昇下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  
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蓋奸謀以瘋癲具

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復讐差  
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  
而士相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  
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  
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  
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  
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齎其宮而至今猶未議  
及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卽梃擊之  
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於張差之梃也張  
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

立於上矣又言郎中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堂官張問  
達調停瘋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評無隻字  
訟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瘋癲後寬奸  
宄勞永嘉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  
則胡士相閣筆招有東邊一起幹事則岳駿聲言波及  
無辜招有紅封票高真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  
今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朔衛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  
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  
多人撒棍者也諸奸皆滅會審公單大逆不道疏入帝  
不問而先主瘋癲者恨次骨未幾之案遷尚寶少卿論  
年遷太僕少卿尋轉本寺卿廷元及岳駿聲會道唯以  
之案侵已先後疏辨之案亦連疏力折并發諸人前議  
差獄時分金紅廟中及居間主名甚悉事雖不行諸人  
益疾之四年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賢勢大  
張其黨楊維垣首翻挺擊之案力詆之案坐除名俄入  
之汪文言獄中下撫按提問岳駿聲復許之且言其逼  
取鄭國泰二萬金有詔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挺擊事  
以之案爲罪首府尹劉志選復重劾之遂逮下詔獄坐  
贓八千之案竟瘐死崇禎初復官賜卹自挺擊之議起  
而紅丸移宮二事繼之兩黨是非爭勝禍患相尋迄明

亡而後已

贊曰國之將亡也先自戕其善類而水旱盜賊乘之故禍亂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異哉明之所稱三案者舉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惡大憝因用以剪除善類卒致楊左諸人身填牢戶與東漢季年若蹈一轍國安

乎  
明史卷二百四十四終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

救修

周起元

繆昌期

周順昌

子茂蘭 朱祖文 顏佩章等

周宗建

蔣英

黃尊素

李應昇

萬燝

丁乾學等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萬曆二十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知浮梁南昌以廉惠稱行取入都注湖廣道御史方候命值京察御史劉國縉疑鄭繼芳假書出起



元及李邦華李炳恭徐縉芳徐良彥手遂目爲五鬼繼  
芳且入之疏中起元憤上章自明居二年御史命始下  
會太僕少卿徐兆魁以攻東林爲御史錢春所劾起元  
亦疏劾之奸人劉世學者誠意伯劉蓋臣從祖也疏詆  
顧憲成起元憤力斥其謬蓋臣遂訐起元益詆憲成起  
元再疏極論其同官翟鳳翀余懋衡徐良彥魏雲中李  
邦華王時熙潘之祥亦交章論列且下令捕世學世學  
遂遁去吏部侍郎方從哲由中旨起官起元力言不可  
并刺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吏部侍郎李養正郭士望  
等吏部尚書趙煥出雲中時熙於外起元劾其背旨擅

權坐停俸煥去鄭繼之代又出之祥及張鍵起元亦抗  
疏糾駁因言張光房等五人不當擯之部曹與黨人牴  
牾忌者益衆尋巡按陝西風采甚著卒以東林故出爲  
廣西參議分守右江道柳州大饑羣盜蜂起起元單騎  
招劇賊而振恤饑民甚至移四川副使未上會遼陽破  
廷議通州重地宜設監司乃命起元以參政蒞之天啟  
三年入爲太僕少卿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十府  
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遇大水百方拯卹民忘其困織  
造中官李實素貪橫妄增定額恣誅求蘇州同知楊姜  
署府事實惡其不屈撫他事劾之起元至卽爲姜辨寃

且上去蠹七事語多侵實實欲姜行屬吏禮再疏誣逮  
之起元再疏雪姜更切直魏忠賢庇實取嚴旨責起元  
令速上姜貪劣狀起元益頌姜廉謹詆實誣毀因引罪  
乞罷忠賢大怒矯旨斥姜爲民起元復劾實貪恣不法  
數事而爲姜求寬實以此斂威而忠賢遂銜起元不置  
分守參政朱童蒙者先爲兵科都給事中以攻鄒元標  
講學外遷失志狂暴每行道輒鞭撲數十人血肉狼籍  
起元欲糾之童蒙遂稱病去起元乃列其貪虐狀以聞  
忠賢遂矯旨削起元籍擢童蒙京卿六年二月忠賢欲  
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六人

取實空印疏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誣起元爲巡撫時  
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矯  
旨逮起元至則順昌等已斃獄中許顯純酷榜掠竟如  
實疏懸贖十萬罄貲不足親故多破其家九月斃之獄  
中吳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莊烈帝嗣位贈兵部  
右侍郎官一子福王時追諡忠惠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爲諸生有盛名舉萬曆四十一年  
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揚言  
爲于玉立所薦自是有東林之目張差挺擊事劉廷元  
倡言瘋癲劉光復和之疏詆發訐者謂不當詫之爲奇

貨居之為元功昌期憤語朝士曰奸徒狙擊青宮此何等事乃以瘋癲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字沒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輩聞其語深疾之給事中劉文炳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詆昌期時方授檢討文炳再疏顯攻昌期即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學士劉一燝力持乃免天啟元年還朝一燝以次輔當國其冬首輔葉向高至小人間一燝於向高謂欲沮其來向高不悅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指劾一燝及周嘉謨忠賢遽傳旨允放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

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備言一燝質直無他賜向高意少解會顧大章亦為向高言之一燝乃得善去兩人故向高門下士也昌期尋遷左贊善進諭德楊漣劾忠賢疏上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鳥飛入宮上乘梯手攬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為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

去語聞於漣漣怒向高亦內慙密具揭請帝允忠賢辭  
忠賢大慍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  
可解及向高去韓爌秉政忠賢遂趙南星高攀龍魏大  
中及漣光斗曠皆具揭懇留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實左  
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去國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由是  
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職閒住五  
年春以汪文言獄詞漣及削職提問忠賢恨不置明年  
二月復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  
問踰月復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  
不撓竟坐贓三千五毒備至四月晦斃於獄莊烈帝卽

位贈詹事兼侍讀學士錄其一子詔并子諡而是時姚  
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  
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顧大  
章皆不獲諡福王時始諡文貞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  
官捕治稅監高案爪牙不少貸案激民變刼辱巡撫袁  
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  
不可純如以此銜順昌擢吏部稽勲主事天啟中歷文  
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嶄然乞假歸  
順昌爲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

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  
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餞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  
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  
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  
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誣劾  
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  
御史命文煥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  
以贓賄忠賢卽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  
郡人以京卿家居挾前恨數譖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  
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囑有所乾沒

與起元等竝逮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  
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衆  
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  
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王節劉羽翰  
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  
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鏹於  
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蠶擁  
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  
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  
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

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揚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許顯純鍛鍊坐贓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嚙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年莊烈帝卽位文煥伏誅實下吏一鷺吉坐建忠賢祠純如坐頌璫竝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其一子給事中瞿式耜訟諸臣冤稱順昌及楊漣魏大中清忠尤著詔諡忠介長

子茂蘭字子佩刺血書疏詣闕懇冤詔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茂蘭更上疏請給三世誥命建祠賜額帝悉報可且命先後慘死諸臣咸視此例茂蘭好學砥行不就廕敘國變後隱居不出以壽終諸生朱祖文者都督先之孫當順昌被逮間行詣都爲納餽粥湯藥及徵贓令急奔走稱貸諸公聞順昌櫬歸祖文哀慟發病死佩韋等皆市人文元則順昌與隸也論大辟臨刑五人延頸就刃語寇愼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合葬之虎邱傍題曰五人之墓其地卽一鷺所建忠賢普惠祠址也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尚書用曾孫也萬曆四十一年  
進士除武康知縣調繁仁和有異政入爲御史天啓元  
年爲顧存仁王世貞陶望齡顧憲成請諡追論萬曆朝  
小人歷數錢夢阜康丕揚元詩教趙興邦亂政罪并詆  
李三才王圖時遼事方棘上疏責備輔臣無何瀋陽破  
宗建責當事大臣益急因請破格用人召還熊廷弼已  
論兵部尚書崔景榮不當信奸人劉保輔臣劉一燝不  
當抑言路因刺右通政林材光祿卿李本固材本固移  
疾去魏大中劾王德完庇楊鎬李如楨宗建爲德完力  
攻大中其持論數與東林左會是歲冬奉聖夫人安氏  
既出宮復入宗建首抗疏極諫中言天子成言有同兒  
戲法宮禁地僅類民家聖朝舉動有乖內外防閑盡廢  
此輩一叨隆恩便思踰分狎溺無紀漸成驕恣費孽日  
萌後患難杜王聖朱娥陸令萱之覆轍可爲殷鑒忤旨  
詰責清議由此重之明年廣寧失廷臣多庇王化貞欲  
甚熊廷弼罪宗建不平爲剖兩人罪案頗右廷弼諸庇  
化貞者乃深疾宗建京師久旱五月雨雹宗建謂陰盛  
陽衰之徵歷陳四事一專譏大學士沈瀛一請寬建言  
廢黜諸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當因此羅織朝士陰  
刺兵部尚書張鶴鳴給事中郭鞏一則專攻魏進忠畧

言近日政事外廷嘖嘖咸謂奧窔之中莫可測識論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一丁而陛下假之嘖笑口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况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構之釁必生於長舌其爲隱禍可勝言哉進忠者魏忠賢故名也時方結客氏爲對食廷臣多陰附之其勢漸熾見宗建疏銜次骨未發也鄒元標建首善書院宗建實司其事元標罷宗建乞與俱罷不從巡視光祿與給事中羅尚忠力劾奸弊節省爲多尋請核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詰責宗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悅給事中郭鞏者先以劾廷弼被謫廷弼敗復官遂深結進忠知進忠最惡宗建乃疏詆廷弼因詆朝廷之薦廷弼者而宗建與焉其鋒銳甚南京御史涂世業和之詆宗建誤廷弼且誤封疆宗建憤疏駁世業語侵鞏抉其結納忠賢事鞏亦憤上疏數千言詆宗建益力并及劉一燾鄒元標周嘉謨楊漣周朝瑞毛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爲廷弼逆黨宗建益憤抗疏力駁其謬且曰李維翰楊鎬袁應泰王化貞皆壞封疆之人也元詩教力主催戰趙興邦賄賣邊臣皆誤封疆之人也其他薦維翰薦鎬



薦應泰化貞者亦誤封疆之人也鞏胡不一擊之而獨  
苛求廷弼且詆薦廷弼者爲逆黨哉當是時忠賢勢益  
盛宗建慮內外合謀其禍將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  
忠賢畧言臣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於是  
乘私人郭鞏入都喉以傾臣并傾諸異己者鞏乃舛爲  
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爲一冊  
思一網中之又爲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給  
事中則劉弘化爲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陽輩若而人御  
史則方震孺爲首次及江秉謙輩若而人而臣亦其中  
一人也旣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

進忠之恨是察典不出於朝廷乃鞏及進忠之察典也  
幸直道在人鞏說不行始別借廷弼欲一狎陷之鞏又  
因臣論及土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  
乎身首異處肉飽烏鳶骨投黃犬古今未有之慘也鞏  
卽心暈進忠何至背公滅理且牽連劉一燝周嘉謨楊  
漣毛士龍輩謂盡安黨請陛下窮究安死果出何人傾  
害則此事卽進忠一大罪案鞏之媚進忠卽此可爲証  
據矣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  
故非久卽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  
借權璫以重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

朝薦斥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鄮逐矣近且扼孫慎行盛以弘而絕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尚顧微軀不爲入告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容氏爲之羽翼外有劉朝輩爲典兵示威而又有輩輩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進忠益怒率劉朝等環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重譴宗建回奏益侃直進忠議廷杖之閣臣力爭乃止奪俸會給事中劉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進忠輩復力譏諸人詔下諸疏平議廷臣爲兩解之乃嚴旨切責奪鞏宗建俸三月是時劉朝典內操遂謀行邊廷臣微聞之莫敢言宗建曰鞏自謂未嘗通內合誠能出片紙過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鞏噤不敢發宗建乃抗疏極諫歷陳三不可九害會朝與進忠有隙事亦中寢其冬出按湖廣以憂歸五年三月大學士馮銓銜御史張慎言嘗論已屬其門生曹欽程誣劾而以宗建爲首并及李應昇黃尊素忠賢遂矯詔削籍下撫按追贓明年以所司具獄緩遣緹騎逮治俄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毒訊許顯純厲聲罵曰復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識乎竟坐納廷弼賄萬三千斃之獄宗建旣死徵贓

益急其所親副使蔣英代之輸亦坐削籍忠賢敗詔贈  
宗建太僕寺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諡忠毅蔣英嘉善  
人舉進士歷知松溪漳浦宜興天啓時由南京驗封郎  
中出爲福建副使遂遭璫禍忠賢敗以故官分巡蘇松  
坐事貶秩未行而宜興民變上官以英先治宜興得民  
心檄之撫治宜興非英所轄辭不得則單騎往諭懲豪  
家僮客數人令亂民自獻其首惡亂遂定宜興故多豪  
家修撰陳於泰編修陳於鼎兄弟尤橫遂激民變羣執  
兵鼓譟勢洶洶賴英事旋定而周延儒方枋國與陳氏  
有連銜英再貶兩秩遂歸鞏遷安人以附忠賢驟遷至  
兵部侍郎莊烈帝定逆案削籍論配我

大清拔遷安鞏遁去後詣闕自言拒聘上所撰却聘書  
兵部尚書梁廷棟論之下獄坐死巡撫楊嗣昌爲訟免  
得遣戍

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寧國推  
官精敏彊執天啓二年擢御史謁假歸明年冬還朝疏  
請召還余懋衡曹於汴劉宗周周洪謨王紀鄒元標馮  
從吾而劾尚書趙秉忠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啓睿頑鈍  
秉忠應元俱引去山東妖賊旣平餘黨復煽巡撫王惟  
儉不能撫馭尊素疏論之因言巡撫本內外兼用今盡

用京卿不若敦歷外服者之練習又數陳邊事力詆大將馬世龍忤樞輔孫承宗意時帝在位數年未嘗一召見大臣尊素請復便殿召對故事面決大政否則講筵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帝不能用四年二月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者十日三月朔京師地震三乾清宮尤甚適帝體違和人情惶懼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厭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局者今阿保重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恥敗之局不於此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

讐陛下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旣而楊漣劾忠賢被旨譙讓尊素憤抗疏繼之畧言天下有政歸近倖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爲曲謹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爲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陛下登極以來公卿臺諫纍纍罷歸致在位者無固志不於此稱孤立乃以去一近侍爲孤立即今忠賢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韁而淨滌其腸胃忠

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爲警繼將以至尊爲注柴柵旣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愈恨萬燦旣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翥諸言官詣閣爭之小璫數百人擁入閣中攘臂肆罵諸閣臣俯首不敢語尊素厲聲曰內閣絲綸地卽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無禮至此乃稍稍散去無何燦以劄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令以披肝瀝胆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兇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

月某日郎中萬燦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爲之世祖神宗之朝張璪嚴嵩張居正爲之奸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卽移之國家燦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故官破格賜卹俾遺孤得扶櫬還鄉燦死且不朽疏入益忤忠賢意八月河南進玉璽忠賢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尊素上言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

卒不競本朝弘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  
此祖宗故事宜從事獲中止五年春遣視陝西茶馬甫  
出都逆黨曹欽程劾其專擊善類助高攀龍魏大中虐  
餓遂削籍尊素嘗諤敢言尤有深識遠慮初入臺鄒元  
標實援之卽進規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  
前矣元標不能用楊漣將擊忠賢魏大中以告尊素曰  
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公有之乎一不中吾儕無噍類  
矣萬燬死尊素諷漣去漣不從卒及於禍大中將劾魏  
廣微尊素曰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攻之急則挺而走  
險矣大中不從廣微益合於忠賢以興大難是時東林

盈朝自以鄉里分朋黨江西章允儒陳良訓與大中有  
隙而大中欲駁尚書南師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悅尊素  
急言於大中止之最後山西尹同舉潘雲翼欲用其座  
主郭尚友爲山西巡撫大中以前友數問遺朝貴執不  
可尊素引杜征南數遺洛中貴要爲言大中卒不可議  
用謝應祥難端遂作汪文言初下獄忠賢卽欲羅織諸  
人已知爲尊素所解恨甚其黨亦以尊素多智慮欲殺  
之會吳中訛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李實爲張  
永授以秘計忠賢大懼遣刺事者至吳中凡四輩侍郎  
烏程沈演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於是日遣使譙

訶實取其空印白疏入尊素等七人姓名遂被逮使者  
至蘇州適城中擊殺逮周順昌旂尉其城外人并擊逮  
尊素者逮者失駕帖不敢至尊素聞卽囚服詣吏自投  
詔獄許顯純崔應元榜掠備至勒贓二千八百五日一  
追比已知獄卒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時  
六年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崇禎初贈太僕卿任一  
子福王時追諡忠端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南康推  
官出無辜十九人於死寘大猾數人重辟士民服其公  
廉爲之謠曰前林後李清和無比林謂晉江林學會卒  
官南京戶部侍郎以清慎者稱者也九江南康間有柯  
陳二大族相傳陳友諒苗裔負固強梗嘗拒捕有司議  
兵之應昇單騎往諭皆叩頭聽命出所置罪人一方以  
定天啓二年徵授御史謁假歸明年秋還朝時天子闇  
弱庶政怠弛應昇上疏曰方今遼土淪沒黔蜀用兵紅  
夷之欲未息西部之賞日增逃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  
盡於催科逗遛習慣大將畏敵而不敢前法紀陵夷驕  
兵鼓譟而弗能問在在增官日日會議覆疏術爲故套  
嚴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竦精神發皇志氣羣臣孰  
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

御便殿咨訪時政願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事尚可為也報聞頃之復陳時政畧曰今天下做壞極矣在君臣奮興而力圖之陛下振紀綱則片紙若霆大臣捐私曲則千里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冰今動議增官為人營窟紛紜遷徙名實乖張自登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增招練監軍而侵冒又十餘萬邊關內地將領如蟻剝軍侵饑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而補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事樞貳添注矣孰慷慨以行邊司空添注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注矣祇工煤孽而縱逋逃禮兵司屬添注二三十人矣誰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

邊俸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擁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臣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寢閣宜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錦衣旂尉半歸權要宜遣官巡視如京營之制衛官襲職比試不嚴宜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將校蠶食逃軍不招私募乞兒半分其饒宜力為劄懲窮民敲扑號哭滿庭奸吏侵漁福堂安坐宜嚴其法制時不能用俄効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部郎范得志顛倒公論永光尋自引去四年正月疏陳外番內盜及小人三患譏切近習魏忠賢惡之已復疏陳民隱言有十害宜急除五反宜急去帝為戒飭所



司京師一日地震疏請保護聖躬速停內操忠賢領東廠好用立枷有重三百斤者不數日卽死先後死者六七十人應昇極言宜罷忠賢大恨應昇知忠賢必禍國密草疏列其十六罪將上爲兄所知攘其疏毀之快快而上楊漣劾忠賢得嚴旨應昇憤卽抗疏繼之中言從來奄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主心根株旣深毒手乃肆今陛下明知其罪曲賜包容彼緩則圖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能無隱禍故忠賢一日不去則陛下一日不安臣爲陛下計莫如聽忠賢引退以全其命爲忠賢計亦莫若早自引決以乞

帷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不可得矣又曰君側不清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并不能爲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爲之謀主知應昇譏已大恨萬燦之死也應昇極言廷杖不可再士氣不可折譏切忠賢輩甚至已代高攀龍草疏劾崔呈秀呈秀窘昏夜款門長跪乞哀應昇正色固拒舍怒而去十月朔帝廟享頒曆廣微後至爲魏大中等所糾廣微恚辨疏詆言者應昇復抗疏論之且曰廣微父允貞爲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奈何比言官路馬

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別與二輩爲緣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他日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益怒謀之忠賢將鐫秩首輔韓爌力救乃奪祿一年其月趙南星等悉被逐朝事大變明年三月工部主事曹欽程劾應昇護法東林遂削籍忠賢恨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實劾周起元疏入應昇名遂逮下詔獄酷掠坐贓三千尋於閏六月二日斃之年甫三十四崇禎初贈太僕卿錄一子福王時追諡忠毅

高燦字闇夫南昌人兵部侍郎恭孫也少好學砥礪名行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嘗疏論刑獄千和天啓初元兵事棘工部需才調燦工部營繕主事督治九門垣墉市銅江南皆勤於其職遷虞衡員外郎司鼓鑄時慶陵大工未竣費不貲燦知內府廢銅山積可發以助鑄移牒內官監言之魏忠賢怒不發燦遂具疏以請忠賢益怒假中旨詰責燦旋進屯田郎中督陵務其時忠賢益肆廷臣楊漣等交擊率被嚴旨燦憤抗章極論畧言人主有政權有利權不可委臣下况刑餘寺人哉忠賢性狡而貪磨礪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痍廕子弟則一世再世資廝養則

千金萬金毒痛士庶斃百餘人威加搢紳空十數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爲忠賢所竊陛下猶不覺悟乎且忠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事先帝也乃於先帝陵工畧不厝念臣嘗屢請銅靳不肯子間過香山碧雲寺見忠賢自營墳墓其規制弘敞擬於陵寢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題耀日珠網懸星費金錢幾百萬爲己墳墓則如此爲先帝陵寢則如彼可勝誅哉今忠賢已盡竊陛下權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廷杖一百斤爲民執政言官論救皆不聽當是時忠賢惡廷臣交章劾已無所發忿思借燥立威乃命羣奄至燥邸摔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絕而復甦羣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卽卒時四年七月七日也忠賢恨猶不置羅織其罪誣以贓賄三百燥廉吏破產乃竣崇禎初贈光祿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諡忠貞燥杖死未幾巡城御史福清林汝翥嘗管內侍曹進傳國興忠賢矯旨杖汝翥如燥汝翥懼逃之遵化自歸於巡撫鄧漢溪以聞卒杖之汝翥起家鄉舉知沛縣徐鴻儒攻沛甚急堅守不下由此擢御史崇禎時仕至浙江副使汝翥雖受杖幸不死而是時丁乾學夏之令吳裕中劉鐸

吳懷賢蘇繼歐張汝諸人皆忤忠賢致死乾學浙江山陰人寄籍京師官檢討天啓四年偕給事中郝士膏典試江西發策刺忠賢忠賢怒矯旨鑄三秩復除其名已使人詐爲校尉往逮挫辱之竟憤鬱而卒崇禎初贈侍讀學士之令光出入知攸歛二縣徵授御史嘗疏論邊事力詆毛文龍不足恃忠賢庇文龍傳旨削之令籍閣臣救免及巡皇城內使馮忠等犯法劾治之益爲忠賢所銜崔呈秀亦以事銜之遂屬御史卓萬劾之令黨比熊廷弼有詔削奪頃之御史倪文煥復劾之令計陷文龍幾悞疆事遂逮下詔獄坐賊拷死裕中江夏人爲順

德知縣徵授御史大學士丁紹軾陷熊廷弼死裕中有疏詆紹軾忠賢傳旨詰裕中爲廷弼姻戚代之報讐廷杖一百劄重卒崇禎初賜贈廕鐸廬陵人由刑部郎中爲揚州知府憤忠賢亂政作詩書僧扇有陰霾國事非句偵者得之聞於忠賢倪文煥者揚州人也素銜鐸遂嫉忠賢逮治之鐸雅善忠賢子良卿事獲解許還故官良卿從容問鐸曩錦衣往逮索金幾何曰三千金耳良卿令錦衣還之其人怒日夜伺鐸隙言鐸繫獄時與囚方震孺同謀居間遂再下獄會鐸家人有夜醮者參將張體乾誣鐸呪詛忠賢刑部尚書薛貞坐以大辟忠賢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  
友傳  
誅貞體乾竝抵罪鐸贈太僕少卿懷賢休寧人由國子  
監生授內閣中書舍人同官傅應昇者忠賢甥也懷賢  
遇之無加禮應昇恨之楊漣劾忠賢疏出懷賢書其上  
曰宜知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卽時遣戍又與工部主  
事吳昌期書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忠賢偵知之大  
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謗我遂矯旨下詔獄坐以結納汪  
文言爲左光斗魏大中鷹犬拷掠死崇禎初贈工部主  
事繼歐許州人歷知元氏真定柏鄉入爲吏部稽勲主  
事累遷考功郎中將調文選中旨謂爲楊漣私黨削籍  
歸時緹騎四出同里副使孫織錦素附忠賢遣人怵繼

歐曰逮者至矣繼歐自經死崇禎初贈太常寺卿汶邯  
鄆人尚書國彥曾孫也由蔭叙爲後軍都督府經歷嘗  
被酒詆忠賢下獄拷掠死亦獲贈恤

贊曰自古閹宦之甘心善類者莫甚於漢唐之季然皆  
倉卒一時爲自救計耳魏忠賢之殺諸人也揚毒燄以  
快其私肆無忌憚蓋主荒政糝之餘公道淪亡人心敗  
壞凶氣參會羣邪翕謀故搢紳之禍烈於前古諸人之  
受禍也酷矣哉

明史卷二百四十五終



人永懼率衆擐甲入縣庭吏卒早爲備無所掠而去城中數夜驚言永反或謂永宜自明永遂下教自白不反狀然蓄甲者數百而朝薦助懋衡操之急諸惡黨多亡去朝薦追之渭南頗有所格傷永懼使使繫書髮中入都訟朝薦劫上供物殺數人投屍河中帝震怒立遣使逮治時三十五年七月也既至下詔獄榜掠遂長繫中外論救自大學士朱賡以下百十疏最後四十一年秋萬壽節將屆用大學士葉向高請乃與王邦才卞孔時竝釋歸光宗立起南京刑部郎中再遷尚寶卿天啓二年遼東地盡失海內多故而廷臣方植黨遲滯議朝薦

深慮之疏陳時事十可憂七可怪語極危切尋進太僕少卿復上疏曰比者風霾暄晦星月晝見太白經天四月雹六月冰山東地震畿內霑涼天地之變極矣四川則奢崇明叛貴州則安邦彥叛山東則徐鴻儒亂民人之變極矣而朝廷政令乃顛倒口甚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顧命之元老以中讒去孫慎行守禮之宗伯以封典去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以平反去皆漠不顧惜獨惓惓於三十疏劾之沈淮卽去而猶加異數焉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重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之計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筭耳西部索百萬之貲邊臣猶慮其未飽健兒乞錙銖之餉度支尚謂其過奢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日矜疑之輩反以妬深而苛督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自有常律一平反原無濫條遼陽之禍起於袁應泰之大納降人降人盡占居民婦女故遼民發憤招敵攻城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廣寧之變起於王化貞之誤信西部取餉金以啖插而不給卒伍以故人心離散兵迴河又不聞西部策應逐至手足無措抱頭鼠竄亦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深求奸細不過爲化貞卸罪地耳王紀不欲殺人媚人反致削藉祖宗朝有是顛倒乎若夫閣臣之職在主持清議今章疏有妬才壞政者非惟不斥也輕則兩可重則竟行其言矣有極奸報國者非惟不納也輕則見讓重則遞加黜罰矣尤有恨者沈瀆賄盧受得進及受敗又交通跋扈之奄以樹威振墜債裂之禍皆漙作俑而放流不加他若戚畹豈不當檢何至以闡寺之讒斃其三僕三宮分有常尊何至以傾國之昵僭逼母儀此皆顛倒之甚者也顧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臣誠不忍見神州陸沈所陞



下終覽臣疏與閣部大臣更絃易轍悉軌祖宗舊章臣  
卽從逢于於地下猶生之年旣奏魏忠賢激帝怒降旨  
切責褫職爲民大學士同高申救甚力帝不納已忠賢  
黨與東林同志錄朝薦與焉竟不復用崇禎二年薦起  
故官未上卒

江秉謙字兆豫歙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鄞縣知縣  
用廉能徵擬授御史久不得命以葬親歸光宗立命始  
下入臺侃侃言事天啓元年首陳君臣虛已奉公之道  
規切甚至戶部尚書李汝華建議興屯請專遣御史三  
年課績所墾足抵年例餉銀卽擢京卿秉謙力駁其謬

因言汝華尸素宜亟罷汝華疏辨秉謙再劾之瀋陽旣  
失朝士多思熊廷弼而給事中郭鞏獨論廷弼喪師悞  
國請并罪閣臣劉一燝秉謙憤力頌廷弼保守危疆功  
且曰今廷弼勘覆已明議者猶以一人私情沒天下公  
論寧壞朝廷封疆不忘胸中畛域章下廷議會遼陽復  
失廷弼旋起經畧鞏坐妄議奪官遂與秉謙爲讐廷弼  
旣鎮山海議遣使宣諭朝鮮發兵牽制副使梁之垣請  
行廷弼喜請付二十萬金爲軍貲兵部尚書張鶴鳴不  
予秉謙抗疏爭鶴鳴怒力詆秉謙朋黨秉謙疏辨帝不  
罪鶴鳴旣抑廷弼專庇巡撫王化貞朝士多附會之帝

以經撫不和詔廷臣議秉謙言陛下再起廷弼委以重  
寄曰疆場事不從中制乃數月以來廷弼不得措手足  
呼號日聞辨駁踵至執爲詞者曰經撫不和化貞主戰  
廷弼主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戰也化  
貞銳意戰卽戰勝可無事守乎萬一不勝又將何以守  
此中利害夫人知之乃一則無言不從一則無策不棄  
豈真不明於戰守之說但從化貞廷弼起見耳陛下旣  
命廷弼節制三方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當一一聽其指  
揮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從之進欲退則使廷弼隨之  
退化貞倏進倏退則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退不知所

以守是化貞有節制廷弼之權而廷弼未嘗有節制二  
方之權也故今日之事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  
和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經撫者之議論不合請  
專責廷弼實圖戰守未譏首輔葉向高兩可含糊勢必  
兩可掣肘安能責成功語極切至後朝議方撤廷弼而  
化貞已棄廣寧遁秉謙益憤以職方郎耿如杞附和鶴  
鳴力助化貞排廷弼致封疆喪失連疏攻之并援世宗  
戮丁汝夔故事乞亟寘鶴鳴於法帝以鶴鳴方行邊不  
當輕詆奪秉謙俸半歲如杞不問秉謙復上疏言鶴鳴  
一人中樞初不過鹵莽而無遠識旣乃至兇狠而動殺

機明知西部間諜俱虛戰守參差難合乃顧自欺以欺  
朝廷何處有機會而曰機會可乘何日渡河而曰渡河  
必勝既欲驅經畧以出關而不肯付經畧以節制既欲  
置廷弼於廣寧而未嘗移化貞於何地破壞封疆之罪  
可置弗問哉且化貞先棄地先逃猶曰功罪相半卽此  
一言縱寸斬鶴鳴不足贖其欺君悞國罪乃猶敢哆口  
定他人罪案耶當是時大學士沈淮潛結中官劉朝乳  
媪客氏募兵入禁中與內操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等  
十二人再疏力攻秉謙與焉并詆朝及客氏內外胥怨  
遂假劾鶴鳴疏出秉謙於外無何郭鞏召還交通魏忠

賢力沮秉謙是冬皇子生言官被謫者悉召還獨秉謙  
不與家居四年聞忠賢益亂政憂憤卒居數月忠賢黨  
御史卓邁追劾秉謙保護廷弼遂削籍崇禎初復官  
侯震陽字得一嘉定人祖堯封監察御史忤大學士張  
居正外轉累官至福建右參政有廉直聲震陽舉萬曆  
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天啓初擢吏科給事中是時保  
姆奉聖夫人客氏方擅寵與魏忠賢及大學士沈淮相  
表裏勢焰張甚旣遣出宮熹宗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  
食遂宣諭復入震陽疏言宮闈禁地姦瑋羣小睥睨其  
側內外鈎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王聖寵而煽江京

李閏之奸趙燒寵而構曹節皇甫之變么麼里婦何堪  
數昵至尊哉不省會遼事棘經畧熊廷弼巡撫王化貞  
相牴牾兵部尚書張鶴鳴右化貞議者遂欲移廷弼與  
化貞畫地任事震賜逆知其必敗疏言事勢至此陛下  
宜遣問經臣果能加意訓練則進止遲速不從中制雖  
撤撫臣一以付之無不可者如不然則督其條晰陳奏  
以聽吏議撫拾殘局專任化貞此一說也不則移廷弼  
密雲而出本兵爲經畧鶴鳴素慷慨自命與其事敗同  
罪不若挺身報國此又一說也不則遂以經畧授化貞  
擇沈深有謀者代任巡撫以資後勁此又一說也不則

直移廷弼於登萊終其三方布置之策與化貞相犄角  
此又一說也若復遷廷猶豫必僨國事疏上方有旨集  
議而

大清兵已破廣寧矣化貞廷弼相率入關門猶數奉溫  
旨責以戴罪立功震賜大憤懣再疏言臣言不幸驗矣  
爲今日計論法不論情河西未壞以前舉朝所惜者什  
七在化貞今不能爲化貞惜也河西旣壞以後舉朝所  
寬者什九在廷弼今亦不能爲廷弼寬也策撫臣者謂  
宜責令還赴廣寧聯屬西部然而倉庫已竭其能赤手  
效包胥乎策經臣者謂宜仍責守關然所謂守者將如

明史卷三十四 列傳 一  
廷弼前議三十萬兵數十萬餉以圖後效乎抑止令率  
殘卒出關外姑示不殺乎凡此無一可者及今不定逃  
臣之律殘疆其奚賴焉其後治失事罪蓋畧如震暘疏  
云已遂劾大學士沈淮結納奉聖夫人及諸中官爲朋  
黨具發其構殺故監王安狀忠賢卽日傳旨誚震暘震  
暘陛辭復上田賦河渠二議以逐臣不當建議再鐫二  
級以歸震暘在垣八月章奏凡數十上崇禎初召復故  
官震暘已前卒因其子主事峒曾請特贈太常少卿方  
震暘之論客氏也給事中祁門倪思輝臨川朱欽相疏  
繼之帝大恚竝貶三官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等

交章論救皆不納御史吳縣王心一言之尤切帝怒貶  
官如之心一同官龍谿馬鳴起復抗疏諫且言客氏六  
不可留帝議加重譴周一燝等言奪俸一年先是元年  
正月客氏未出宮詔給土田二十頃爲護墳香火貲又  
詔魏進忠侍衛有功待陵工告竣竝行敘錄心一抗疏  
言陛下眷念二人加給土田明示優錄恐東征將士聞  
而解體况梓宮未殯先念保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強入  
奄侍之勤勞於理爲不順於情爲失宜不報至是與思  
輝欽相竝貶廷臣請名還者十餘疏皇子生詔思輝欽  
相心一鳴起竝復故官欽相尋擢太僕少卿楊漣旣劾

魏忠賢欽相亦抗疏極論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討賊楊六蔡三鍾六等有功旋以忤忠賢除名思輝崇禎時終南京督儲尚書心一終刑部侍郎鳴起終南京石都御史

王允成字述文澤州人萬曆中舉於鄉除獲鹿知縣以治行異等徵授南京御史時甲科勢重乙科多卑下之允成體貌魁梧才氣颯發欲凌甲科出其上首疏論遼左失事諸臣請正刑辟熹宗卽位廷臣方爭論挺擊移宮事而帝降兩諭罪選侍因言移宮後相安狀大學士方從哲封還上諭允成陳保治十事中言張差闖宮說

者謂瘋癲青宮豈發瘋之地龐保劉成豈竝瘋之人言念及此可爲寒心今鄭氏四十年之恩威猶在卵翼心腹寔繁有徒陛下當思所以防之比者聖諭多從中出當則開煬竈之端不當而臣下爭執必成反汗之勢孰若事無大小盡歸內閣至元輔方從哲屢劾不去陛下於選侍移宮後發一敕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跡耳從哲輒封還夫封后之命都督之命貶謫周朝瑞之命何皆不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姚宗文闖視遼左與熊廷弼相失歸而鼓同列攻之允成惡其奸再疏論列天啓元年疏請卹先朝直臣列楊天民等三十六人

以上帝納之俄陳任輔弼擇經畧慎中樞專大帥更戎  
政嚴賞罰數事末言方今最可慮者陛下孤立禁中先  
朝怙權恃寵諸奄與今日左右近習互相忌嫉恐乘機  
肆毒彼此相戕夫防護禁庭責在內閣及司禮務令潛  
消默化俾聖躬與皇弟竝得高枕無憂斯爲根本至計  
時躉其言已劾刑部尚書黃克纘倡言保護選侍貽悞  
賈繼春又曲庇盜寶內侍至辨御史焦源溥經常一疏  
刺謬特甚已極論內降及留中之害末復規切閣部大  
臣忤旨停俸給事中七十龍劾府丞邵輔忠允成亦偕  
李希孔斥輔忠已極言綱紀廢弛請戒姑息破因

指斥時事甚悉當是時中貴劉朝魏進忠與乳媪客  
氏相倚爲奸允成抗疏歷數其罪畧言內廷顧命之璫  
犬食其餘不蒙帷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出立  
見田里之收以小馬爲馳騁之費誰啓盤於遊田之漸  
以大臣爲釋忿之地誰啓拂其耆長之心劉朝輩初亦  
不預外事自沈淮邵輔忠導之遂恣肆無忌浸假而王  
心一俛思輝朱欽相斥矣浸假而司空用陪推矣浸假  
而中旨用考官矣是易置大臣之權在二豎也近者弄  
權愈甚逐大臣如振落王紀滿朝薦竝削職爲編氓是  
驅除大臣之權在二豎也科臣遷改自有定敘給假推

陞往例皆然乃惡周朝瑞之正直忽有不許推用之旨是轉遷百官之權在二豎也秦藩以小宗繼大宗諸子不得封郡王祖制昭然乃部科爭之不獲相繼而去是進退諸藩之權在二豎也招權納賄作福作威二豎弄權於外客氏主謀於中王振劉瑾之禍將復見今日疏入進忠輩切齒允成復特疏論秦府濫恩之謬帝終不省三年六月允成又劾進忠益恨明年趙南星爲吏部知允成賢調之於北未幾南星被逐御史張訥劾南星調允成非法遂除名後給事中陳維新復劾允成貪險詔撫按提問坐以贓私莊烈帝嗣位以允成嘗請

保護皇弟識其名召復故官未幾卒當天啓初東林方盛其主張聯絡者率在言路允成居南與北相應和時貴多畏其鋒然諤諤敢言屢犯近倖其風采足重云李希孔字子鑄三水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南京御史給事中姚宗文閱遼東軍排經畧熊廷弼希孔連疏劾之已又糾宗文阻抑考選以令旨二字抗言繳還遏先帝非常之德泰昌元年冬陳時政七事天啓改元與允成劾邵輔忠已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三年上折邪議以定兩朝實錄疏言昔鄭氏謀危國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於三王竝封之事今秉筆



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狄仁傑竝此其說不可解也當時竝封未有旨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迨旨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涂一臻王學會岳元聲顧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爭又共責讓錫爵於朝房於是錫爵始知大義之不可違而天下之不我予隨上疏檢舉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爭不責讓將竝封之事遂以定而予以母貴之說且徐邀定策國老之勛而乃飾之曰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嗟乎此可爲錫爵諱乎哉且聞錫爵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否以故事關國本諸臣稿項黃馘終錫爵世不復起不知前代之

安劉復唐者誰阨王陵使之不見天日乎曾剪除張柬之桓彥範等五人而令齋志以没乎臣所以折邪議者一也其次莫彰於張差闖宮之事而秉筆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王大臣貫高事爲辭此其說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闖至乾清宮門也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刃其袖挾使供之非實事也張差之擬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敖故漢高得釋敖不問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之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後自兩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爲君父隱可也爲亂賊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三十一  
輩隱則何爲臣所以折邪議者二也至封后遺詔自古  
未有帝崩立后者此不過貴妃私人謀假母后之尊以  
弭罪狀故稱遺詔以要必行奈何猶稱先志重誣神祖  
而陰爲阿附傳封者開一面也臣所以折邪議者三也  
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謂因藥致崩被不美之名而  
當時在內視病者烏可於積勞積虛之後投攻剋之劑  
羣議洶洶方蓄疑慮變之深而遽值先帝升遐又適有  
下藥之事安得不痛之恨之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  
奸者憤激而甚其詞庇奸者借題以逸其罰君父何人  
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臣所以折邪議者四也先帝  
之繼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內鼎湖再號陛下孑然一  
身怙恃無託宮禁深闕狐鼠實繁其於杜漸防微自不  
得不倍加嚴慎卽不然而以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  
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如何國體此楊漣等諸臣所以  
權衡輕重亟以移宮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畢矣  
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反以爲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  
誠何心卽選侍久待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  
於陛下加之恩禮今陛下旣安選侍又未嘗不安有何  
冤抑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沈吟臣所以折邪議者五  
也抑猶有未盡者神祖與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

仁義孝慈本無可以置喙卽當年母愛子抱外議諱  
然雖有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祖訓立長之序則愈  
足見神祖之明聖與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  
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過便傷神祖之明則我朝仁廟  
監國危疑何嘗爲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  
竝未聞有嫌疑之避也何獨至今而立此一說巧爲奸  
人脫卸使昔日不能寘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何可訓  
也今史局開公道明而坐視奸輩陰謀辨言亂義將令  
三綱紊九法滅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乞特  
敕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述大孝過於武

周而世道人心攸賴之矣詔付史館參酌然其後卒不  
能改也已又請出客氏於外請誅崔文昇忌者甚衆指  
爲東林黨未幾卒官故不與璫禍毛士龍字伯高宜興  
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杭州推官熹宗卽位擢刑科  
給事中首劾姚宗文闕視乖張楊漣去國抗疏請留天  
啓改元正月疏論三案力言孫慎行陸夢龍陸大受何  
士晉馬德澧王之宗楊漣等有功社稷而魏浚輩醜正  
害直之罪帝是之李選侍之移宮也其內豎劉朝田詔  
劉進忠等五人以盜費下刑部獄尚書黃克纘庇之數  
稱其寃帝不從論死是年五月王安罷魏進忠用事詔

等進重賂令其下李文盛等上疏鳴冤進忠卽傳旨貸  
死大學士劉一燝等執奏者再旨下刑科士龍抄參者  
三旨幾中寢克纘乃陳其冤狀而請付之熱審進忠不  
從傳旨立釋士龍憤劾克纘阿旨執法不可爲大臣且  
數朝等罪甚悉由是進忠及諸奄銜士龍次骨進忠廣  
削告密誣天津廢將陳天爵交通李承芳逮其一家五  
十餘人下詔獄士龍卽劾錦衣駱思恭及誣告者罪進  
忠憾張后抑已誣爲死囚孫二所出布散流言士龍請  
究治妖言奸黨并主使逆徒進忠益憾至九月士龍劾  
順天府丞邵輔忠奸貪希孔允成亦劾之輔忠大懼朝

等因誘以超擢令攻士龍輔忠遂訂士龍官杭州時盜  
庫納妓進忠從中下其疏尚書周嘉謨等言兩人所訐  
風聞請寬貸進忠不從削士龍籍輔忠落職閒住進忠  
後易名忠賢顯盜國柄恨士龍未已四年冬令其私人  
張訥劾之再命削籍明年三月入之汪文言獄詞謂納  
李三才賄三千謀起南京吏部下撫按提訊追贓遣戍  
平陽衛已而輔忠起用驟遷兵部侍郎六年十二月御  
史劉徽復撫輔忠前奏劾士龍納訪犯萬金下法司逮  
治士龍知忠賢必殺己夜中踰牆遁其妾不知也謂有  
司殺之被髮號泣於道有司無如之何士龍乃潛至家

載妻子浮太湖以免莊烈帝嗣位忠賢伏誅朝士爲士  
龍稱冤詔盡赦其罪士龍始詣闕謝恩且陳被陷之故  
帝憐之命復官致仕竟不召用至崇禎十四年里人周  
延儒再相始起漕儲副使督蘇松諸郡糧明年冬入爲  
太僕少卿又明年春擢左僉都御史時左都御史李邦  
華副都御史惠世揚皆未至士龍獨掌院事帝嘗語輔  
臣往例御史巡方類微服訪民間近高牙大纛氣凌巡  
撫且公署前後皆通寶納賄每奉使富可敵國宜重懲  
士龍聞劾逮福建巡按李嗣京十月謝病歸國變後卒  
贊曰滿朝薦健令也出死力以抗兇鋒幽深牢而弗悔  
及躋言路益發憤時事庶幾彊土不反者歟江秉謙侯  
震暘之論經撫李希孔之論三六未皆切中事理王允成  
直攻劉朝魏進忠而不與楊左周黃諸人同難毛士龍  
顧以謫免蓋忠賢殺人皆成於爾爾爾邪黨彼其甘心善  
類授之刃而假手焉且加功者非直浮於忠賢已

明史卷二百四十六終

明史卷二百四十七 列傳一百三十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保兼李太保 殿學士 兼詹事府 詹事 兼 張廷 等 奉 敕修

劉 綖 喬一琦 童元鎮

陳 璘 吳廣 鄧子龍

馬孔英

劉綖字省吾都督顯子勇敢有父風用廢為指揮使萬曆初從顯討九絲蠻先登擒其酋阿大以功遷雲南迤東守備改南京小教場坐營十年冬緬甸犯永昌騰越巡撫劉世曾請濟師明年春擢綖遊擊將軍署騰衝守

備事緬甸去雲南遠自其酋莽瑞體以兵服諸番勢遂  
強數擾邊境江西人岳鳳者商隴川驍桀多智爲宣撫  
多士寧記室士寧妻以妹鳳誘士寧往見瑞體潛與子  
曩烏醜殺之并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僞命代  
士寧爲宣撫瑞體死子應裏嗣鳳結耿馬賊罕虔南甸  
土舍刀落參芒市土舍放正堂與應裏從父猛別弟阿  
瓦等各率象兵數十萬攻雷弄蓋達千崖南甸木邦老  
姚思甸諸處殺掠無算窺騰越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  
元江已陷順寧破蓋達又令曩烏引緬兵突猛淋指  
其繼勳等戰死鄧川土官知州何鍾鳳僚婿也使使

招之鳳熱獻應裏當是時車里八百孟養木邦孟良孟  
密蠻莫皆以兵助賊賊勢益盛黔國公沐昌祚聞警移  
駐洱海巡撫劉世曾亦移楚雄大徵漢土軍數萬令參  
政趙睿壁蒙化副使胡心得壁騰衝陸通霄壁趙州僉  
事楊際熙壁永昌與監軍副使傅寵江忻督參將胡大  
賓等分道進擊大小十餘戰積級千六百有奇猛別落  
參皆殫參將鄧子龍擊斬罕虔於姚關應裏趨鳳東寇  
姚關北據灣甸芒市會緹至軍軍大振鳳懼乃令妻子  
及部曲來降緹責令獻金牌印符及蠻莫孟密地乃以  
送鳳妻子還隴川爲各分兵趨沙木籠山據其險而已

馳入隴川境鳳度四面皆兵遂詣軍門降縉復率兵進緬緬將先遁留少兵隴川縉攻之鳳子曩烏亦降縉乃攜鳳父子往攻蠻莫乘勝掩擊賊窘縛緬人及象馬來獻蠻莫平遂招撫孟養賊賊將乘象走追獲之復移師圍孟璉生禽其魁雲南平獻俘於朝帝爲告謝郊廟受百官賀大學士申時行以下悉進官廕子縉亦進副總兵予世廕乃改孟密安撫司爲宣撫增設安撫二曰蠻莫曰耿馬長官司二曰孟璉曰孟養千戶所二一居姚關一居猛淋皆名之曰鎮安命縉以副總兵署臨元參將移鎮蠻莫初鳳降本以計誘而巡撫世曾稱陣禽遂行獻俘禮敘功及閣部未幾緬人復大舉寇孟密孟密兵戰敗賊遂圍五章把總高國春率五百人援破賊數萬連摧六營爲西南戰功第一進官世廕副千戶縉亦優敘蠻莫設安撫以土官思順有功特授之縉納其重賄又縱部將謝世祿等淫虐思順大怨縉將家子父顯部酋多健兒縉擁以自雄征緬之役勒兵金沙江築將臺於王驥故陞威名甚盛然性貪御下無法兵還至騰衝甲而課焚民居縉在蠻莫聞之馳至犒以金錢始定思順恐禍及叛歸莽酋詔革縉任以遊擊候調無何羅雄變起羅雄者曲靖屬州也者氏世爲知州嘉靖時者



濬嗣職殺營長而奪其妻生子繼榮濬年老無他子繼榮得襲職遂弑濬妖僧王道張道以繼榮有異相奉爲主用符術鍊丁甲煽聚徒黨獨外弟隆有義不從十三年冬繼榮分黨四剽廣西師宗陸涼諸府州咸被患巡撫劉世曾檄調漢土軍屬監司程正誼鄭璧等分禦之會緹解官至霑益世曾言令與裨將劉紹桂萬整分道討緹直搗繼榮寨拔之獲其妻妾數人繼榮逸去緹連克二砦斬王道張道追亡至阿拜江隆有議部卒斬繼榮首以獻賊盡平時首功止五十餘級而撫降者萬餘人論者稱其不妄殺初緹破繼榮寨有論其私財物者功

不錄世曾爲辨誣乃賜白金尋用爲廣西參將移四川二十年召授五軍二營參將會朝鮮用師緹請率川兵五千赴援詔以副總兵從征至則倭已棄王京遁緹趨尚州烏嶺嶺亘七十里峭壁通一線倭拒險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間道踰槐山出烏嶺後倭大驚遂移駐釜山浦緹及承訓等進屯大邱忠州以金羅水兵布釜山海口朝鮮畧定未幾倭遣小西飛納款遂犯咸安晉州逼全羅提督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大受屯南原祖承訓李寧屯咸陽緹屯陝川扼之倭果分犯諸將竝有斬獲倭乃從釜山移西生浦送王子歸朝鮮帝命撤如松

大軍還止留縉及遊擊吳惟忠合七千六百人分扼要  
口總督顧養謙力主盡撤縉惟忠亦先後還屬播酋楊  
應龍作亂擢縉四川總兵官縉戍朝鮮二年勞甚覲勘  
功優敘乃賄御史宋興祖興祖以聞法當褫部議縉功  
多請盡革雲南所加功級以副總兵鎮四川尋以應龍  
輸款而青海寇數擾邊特設臨洮總兵官移縉任之二  
十四年三月火落赤真相昆都魯反成他卜囊等掠番  
窺內地縉部將周國柱等擊之莽刺川腦斬首百三十  
有奇獲馬牛雜畜二萬計帝爲告郊廟宣捷縉等進秩  
予廕有差明年五月朝鮮再用師詔縉充禦倭總兵官

提督漢土兵赴討又明年二月抵朝鮮則楊鎬李如梅  
已敗經畧邢玠乃分軍爲三中董一元東麻貴西則縉  
而陳璘專將水兵縉營水源倭亦分三路西行長據順  
天壕砦深固縉欲誘執之遣使請與期會使者三反縉  
皆單騎俟道中行長覘知之乃信期以八月朔定約至  
期縉部卒洩其謀行長大驚逸去縉進攻失利監軍參  
政王士琦怒縛其中軍縉懼力戰破之賊退不敢出諸  
將三道進縉挑戰破之驅賊入大城已賊聞平秀吉死  
將遁縉夜半攻奪粟林曳橋斬獲多石曼子引舟師救  
陳璘邀擊之海中行長遂棄順天乘小艘遁班師進縉

都督同知世蔭千戶遂移師征楊應龍會四川總兵官  
萬鏊罷卽以縉代之時兵分八道川居其四川東又分  
爲二以綦江道最要令縉當之應龍熟縉才頗懼益兵  
守要害二十八年正月諸將克丁山銅鼓嚴村遂直搗  
楠木山羊簡臺三峒峒絕險賊將穆照等衆數萬連營  
諸將憚之縉分兵攻其三面大戰於李漢關生禽其魁  
餘賊奔入峒乘勢克三關直搗峒前焚之賊多死盡克  
三峒禽穆照及賊魁吳尚華是日縉督戰左持金右挺  
劍大呼曰用命者賞不用命者齒劍鬪死者四十人遂  
大捷應龍乃遣子朝棟惟棟及其黨楊珠統銳卒數萬

由松坎魚渡羅古池三道竝進縉伏萬人羅古待松坡  
賊以萬人伏營外待魚渡賊而別以一軍策應賊果至  
伏盡起縉率部下轉戰斬首數百追奔五十里賊聚守  
石虎關縉亦掘塹守初縉聞征播命逗遛多設難以要  
朝廷言官交劾議調南京右府僉書縉至是聞之卽辭  
任總督李化龍以平播非縉不可固留之力薦於朝縉  
乃復受事踰夜郎舊城攻克賊滴淚三坡瓦窰坪石虎  
諸隘直抵婁山關婁山萬峯插天叢箐中一徑纒數尺  
賊設木關十三座排柵置深坑百險俱備縉分奇兵爲  
左右路間道趨關後而自督大軍仰攻奪其關追至永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 列傳 六  
安莊兩路軍亦會縉老將持重慮賊衝突聯諸營一據婁山關爲老營一據白石口爲腰營一據永安莊爲前營都指揮王芬者勇而寡謀每戰輒請爲前鋒連勝有輕敵心獨營松門埡之衝距大營數里賊方有烏江之勝謀再奪婁山適穆照遣使洩芬孤軍狀賊乃襲殺芬守備陳大剛天全招討楊愈亦死失亡士卒二千人縉聞親率騎卒往救部將馬以德周敦吉分兩翼夾攻賊始大奔追至養馬城而還是日應龍幾被獲乃不敢窺婁山縉懲前失劄近關堅壁且請濟師踰十餘日克後水圍營於冠子山尋會馬孔英吳廣諸軍逼海龍圍下

與諸將共平賊縉功爲多初李化龍薦縉言官謂縉嘗納應龍賄宜奪官從軍部議謫爲事官戴罪辦賊縉德化龍使使齎玉帶一黃金百白金千授化龍家爲化龍父所叱投巡按御史崔景榮家亦知之化龍景榮竝奏其事詔革縉任永不收錄沒其物於官已錄平播功進左都督世廕指揮使三十六年雲南阿克反起縉討賊總兵官未至賊已平寢前命四十年四川建昌叛亂命縉爲總兵官討之偕參政王之機分八道督諸將攻而已居中節制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北諸砦大小五十六戰斬馘三千三百有奇諸獯巢穴一空縉爲將數

被黜抑性驕恣如故嘗拳毆馬湖知府詹淑淑改調綖  
奪祿半年久之以軍政拾遺罷歸四十六年帝念遼警  
召爲左府僉書明年二月經畧楊鎬合綖及杜松李如  
柏馬林四路出師綖兵四萬由寬佃副使康乾監之遊  
擊喬一琦別監朝鮮軍竝進綖鎮蜀久好用蜀兵久待  
未至遂行而所分道獨險遠重岡疊嶺馬不成列次深  
河連克牛毛馬家二砦

大清兵五百守董鄂路聞綖軍至逆戰綖縱兵圍數重  
大清兵衆寡不敵失二裨將傷五十人餘潰圍出綖已  
深入二百里杜松軍覆猶不知復整衆進遇

大清兵縱引軍登阿布達里岡將布陣  
大清兵亦登岡出其上而別以一軍趨綖西岡上軍曰  
高馳下奮擊綖軍綖殊死戰趨綖西者復從旁夾擊綖  
軍不能支平陽總督平爾丹平爾丹  
大清兵乘勢追擊遇綖後軍未及陳復爲  
大清兵所乘大潰綖戰死養子劉招孫者最驍勇突圍  
手格殺數人亦死士卒脫者無幾時應乾及朝鮮軍營  
富察之野

大清遂移師邀之應乾兵及朝鮮兵列械將戰狂風驟  
起揚沙石應乾發火器反擊已大亂

大清兵趨擊大破之掩殺幾盡應乾以數百騎免一琦亦爲

大清兵所破走入朝鮮營朝鮮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全景瑞懼率衆降一琦投崖死楊一聞杜松馬林師敗馳召挺及李如柏還騎未至挺已薨獨如柏全事聞帝遣中使祭陣亡將士恤挺家挺於諸將中最驍勇平緬寇平羅雄平朝鮮倭平播酋平裸大小數百戰威名震海內挺死舉朝大悚邊事日難爲矣天啓初贈少保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劉大世廕指揮參事立祠曰表忠

李應祥湖廣九谿衛人以武生從軍積功至廣西思恩參將萬曆七年巡撫張任大征十寨應祥與有力卽其地設三鎮築城列戍應祥方職管建會擢松潘副總兵當事者奏留之以新秩蒞舊任從總兵王尚文大破馬平賊韋王明尋以署都督僉事入爲五軍營副將十三年改南京左府僉事出爲四川總兵官松茂諸番死砦四十八歲爲吏民慮王廷瞻撫蜀時嘗遣副將吳子忠擊破丟骨人荒沒舌三砦諸酋乃降故事諸番歲有賞賚番恃強要索無已其來堡也有下馬上馬解渴過堡酒及熱衣氣力偏手錢戍軍更番亦奉以錢曰新班架

梁放狗躡草掛綵廷瞻一切除之西陲稍靖僅六七年  
勢復猖獗是年夏楊柳番出攻普安堡犯歸水崖石門  
坎遂入金瓶堡殺守將巡撫維遵屬應祥討之提卒三  
千入茂州克一巖番恃險剽如故無何遵罷徐元泰代  
檄諭之使三反番不應窺蒲江關斷歸水崖黃土坎道  
築牆五哨溝絕東南聲援見官軍少相顧笑曰如此磨  
子兵奈我何磨子者謂屢旋轉而數不增也其冬突平  
夷堡掠良民刳其腸繞二牛角牛奔腸寸裂明年正月  
遂圍蒲江關破燬雉堞守將朱文達出斬數十人賊稍  
解東南路始通元泰決計大征諸路兵悉集乃命遊擊

周于德將播州兵爲前鋒遊擊邊之垣將西陽兵爲後  
拒故總兵郭成將敘馬兵抗其吭參將朱文達將平茶  
兵擊其脇而應祥居中節制參議王鳳監之應祥令軍  
中名檣赤白幟一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  
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卽免罪番雖多遇急不相救國  
師喇嘛者狡猾聯姻青海酋丙兔與灣仲占柯等刻木  
連大小諸姓歃血詛盟至是邀灣仲占柯先犯歸化以  
嘗官軍于德誘禽喇嘛灣仲守備曹希彬復擊斬占柯  
丟骨人荒沒舌三砦最强于德皆攻克復連破卜洞王  
諸砦文達成之垣亦各拔數砦與于德軍合遂攻破蜈

日身卷三十四 及傳 一  
蚣茹見諸巢嘉靖初之垣祖輪以指揮討茹見賊被殺  
漆其頭爲飲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還葬焉賊  
屢北窘悉棄輜重餉官軍官軍不顧斬關入賊多死河  
東平尋渡河而西連破西坡西革歪地乾溝樹底諸巢  
有小粟谷者首亂覘大軍西不設備郭成夜襲之大獲  
牛尾砦尤險惡將士三路夾攻火其柵斬酋合兒結父  
子河西亦平諸軍得所積粟留十日盡焚其砦以六  
月班師其逃窮谷者求偏頭結賽乞降應祥令埋奴設  
誓然後許之埋奴者番人反接其奴獻軍前諱天而誓  
卽牽至要路掘坎埋之露其首凡埋二十三人偏頭結

賽雅善天竺僧言歲在雞犬番行阨偏頭信之預匿  
山谷中逸賊以爲神跡而拜求之故偏頭爲之請是役  
也焚碉房千六百有奇生禽賊魁三十餘人俘馘以千  
餘計自是群番震驚不敢爲患邊人樹碑記績焉建昌  
越巂諸衛番徠雜居建昌逆酋曰安守曰五咱曰王大  
咱與越巂邛部黑骨夷竝起爲亂巡撫徐元泰議討徵  
兵萬八千仍以文達之垣分將應祥統之副使周光鎬  
監其軍十一月光鎬先渡瀘黑骨與大咱已據相嶺焚  
三峽橋五咱等亦寇禮州德昌二所時徵兵未集光鎬  
先設疑以嘗相嶺賊賊果退據桐槽桐槽者大咱巢穴



也已而諸道兵盡抵越嶲應祥令文達攻五咱之垣攻  
大咱姑置黑骨夷弗問夜半走三百里抵禮州賊半渡  
文達擊敗之遂渡河搗其巢之垣亦屢破桐槽大咱亡  
入山峪中無何五咱據磨旗山挑戰官軍夾擊賊退保  
毛牛山山延袤六七百里連大小西番界文達兵大破  
之五咱西遁與安守合結砦西谿會所徵鹽井刺馬兵  
三千至爭獍跳躍類非人形諸番所深畏應祥偵賊將  
劫營乃潛移已營而令刺馬兵屯其處夜分賊來襲刺  
馬起擊之伏屍狼籍諸將遂進攻西谿逐北至磨砦七  
板番連兵圍五咱而令裨將田中科營麥達逼安守會

謀者報守謀襲中科應祥夜飲材官高逢勝三巨觥令  
率敢死士三百疾趨七十里抵麥達而伏守夜至遇伏  
被禽守爲群寇魁守殪西南邛笮苴蘭靡莫諸酋皆震  
怖商山四堡番乞降於之垣大小七板番乞降於文達  
各埋奴道左呼號頓首誓世世不敢叛五咱勢弱走昌  
州亦爲裨將王言所獲土木安四兒者居連昌城中潛  
剽掠於外至是知禍及率黨數百人走據虛郎溝諸軍  
旣滅五咱應祥遣之北示將討黑骨者四兒遂弛備將  
士忽還軍襲之獲四兒復討大咱初大咱敗匿所親普  
雄酋姑咱所大軍至姑咱懼密告裨將王之翰之翰搜

得大咱而黑夷酋阿弓等七人在大孤山亦先爲之翰  
所禽於是建昌越嶲諸番盡平上首功二千有奇撫降  
者三千餘人時萬曆十五年七月也邛部屬夷賦乃者  
地近馬湖其酋撒假與外兄安興木瓜夷白祿雷坡賊  
楊九年等數侵掠內地巡撫曾省吾議討之會有都蠻  
之役不果乃建六堡益戍兵千二百人而諸蠻鳴張如  
故及建越興師又藏納叛人元泰乃令都指揮李獻忠  
等分勦賊詐降誘執獻忠等三將殺士卒數千人勢益  
猖獗應祥等師旋元泰益徵播州西陽諸士兵合五萬  
人令應祥督文達之垣及周千德諸將三道入故總兵

郭成亦從征十一月于德首敗白祿兵追至馬蝗山懸  
索以登賊潰乘勢攻木瓜夷射殺白祿追至利濟山雪  
深數尺于德先登復大敗賊燬其巢初撒假與九年率  
萬人據山播州兵擊走之至是文達復破之大田彌合  
于德兵追逐所向皆捷遊擊萬鏊躡擊撒假於鼠囤獲  
其妻子郭成復至三寶山大戰生禽撒假安興據巢守  
文達整分道入獲其母妻安興擲金於途以緩追者遂  
得脫已諸軍深入竟獲之他夷裸畏威降者二千餘人  
悉獻還土田願修職貢兵乃罷凡斬首一千六百九十  
餘俘獲七百三十有奇以其地置屏山縣論功應祥屢

加都督同知元泰亦至兵部尚書當是時蜀中劇寇盡  
平應祥威名甚著御史傅霈按部詰應祥冒饗應祥賄  
以千金爲所奏罷職兵部舉應祥僉書南京右府給事  
中薛三木持不可二十八年大征播州貴州總兵官童  
元鎮逗遛總督李化龍劾之薦應祥代時分兵八道貴  
州分烏江興隆二道詔元鎮充爲專官由烏江入應祥  
由興隆入諸道尅二月望進兵應祥未受事副將陳寅  
等已連克數圍拒賊四牌高圍下別遣兵從間道直搗  
龍水圍他將蔡兆吉又自乾坪抵箐岡過四牌賊首謝  
朝奉言其地四面峭壁深箐前一關賊從高鼓譟官軍  
殊死戰俘朝奉妻子乘勢抵河畔會烏江敗書聞斂兵  
不進者旬日及應祥受任益趣諸將急渡寅等乃取他  
道渡河而潛爲浮橋以濟師諸軍渡賊失險乞降者相  
繼應祥悉受之賊所恃止黃灘一關壁立衆死守會賊  
徒石勝俸等率萬餘人降告曰去黃灘三十里有三關  
入播門戶也先襲破之則黃灘孤難守應祥然其計令  
偕陳寅率精卒四千夜抵關下勝俸以數十騎誘開門  
殲其戍卒黃灘賊懼寅督諸將渡河攻關前勝俸由墳  
林暗渡襲關後賊乃大敗應祥直抵海龍圍合諸道兵  
共滅楊應龍播旣平還鎮銅仁明年改鎮四川播遺賊

吳洪盧文秀等惡有司法嚴而遵義知縣蕭鳴世失衆  
心洪等遂稱應龍有子聚衆爲亂應祥偕副使傅光宅  
捕之盡獲應祥尋卒於官以平播功贈左都督世磨子  
戶應祥爲將謀勇兼資所至奏績平蜀三大寇功最多  
童元鎮桂林右衛人萬曆中爲指揮從討平樂賊莫天  
龍有功屢遷遊擊將軍高江徭反從呼良朋破平之歷  
永寧潯梧參將進副總兵擢署都督僉事爲廣西總兵  
官未幾改廣東二十三年總督陳大科以元鎮熟蠻事  
仍移廣西岑溪西北爲上下七山介蒼藤間有平田黎  
峒白板九密等三十七巢東南爲十二山有孔亮陀田

桑園古欖魚修等百餘巢與廣東羅旁接山險菁深環  
數百里無日色賊首潘積善等據之久爲民患及羅旁  
平積善懼乞降爲設參將於大峒兵千餘戍之其後將  
領多培克士卒又疲弱賊復生心時出剽會歲饑粵東  
亡命浪賊數百人潛入七山誘諸徭爲亂元鎮先以參  
將戍岑溪得諸徭心至是積善及其黨韋月成願招撫  
自効十三山諸徭多受約束有訛言將勦北科徭者諸  
徭謂給已大恨遂與孔亮山賊攻月殺之火大峒參將  
署督撫陳大科載燿屬元鎮討之時副將陳璘參將吳  
廣罷官里居大科起令將兵與元鎮竝進賊伐大木塞

道環佈狹發元鎮倂督軍開道而潛從小徑上孔亮山賊憑高弩矢雨下諸軍用火器攻大破之俘虜千五百有奇餘招撫復業時府江韋扶仲等亦據險亂元鎮與參政陸長庚謀募搖爲間乘夜獲其妻子誘出劫伏兵禽之餘黨悉平元鎮以功增秩賜金會日本破朝鮮廷議由浙閩泛海搗其巢牽制之乃改元鎮浙江旣而事寢移鎮貴州二十八年李化龍大征楊應龍令元鎮督永順鎮雄泗城諸土軍由烏江進元鎮憚應龍久駐銅仁不進屢趣乃行時劉綎吳廣諸軍已進羣賊議分兵守其黨孫時泰曰兵分則力竭乘官軍未集先破其弱

者餘自退矣應龍善之間元鎮發烏江應龍喜曰此易與耳謀縱之渡江密以計取監軍按察使楊寅秋言烏江去播不遠宜俟諸道深入與俱進元鎮不從於是永順兵先奪烏江賊遣千餘人沿江叫罵以誘之諸軍旣濟復奪老君關前哨參將謝崇偕乘勢督泗城及水西兵再拔河渡關三月望賊以步騎數千先衝水西軍軍中驅象出戰賊多傷俄駕象者斃象反走擲火器者又誤擊己營陣亂泗城兵先走崇爵亦走爭浮橋橋斷殺溺死者數千人河渡旣敗烏江相去六十里猶未知明日參將楊顯發永順兵三百出哨道遇賊數萬咸爲水

西裝永順兵不之疑賊掩殺三百人亦襲其裝直趨烏  
江烏江軍信爲水西永順軍不設備遂爲賊所破爭先  
渡江賊先斷浮橋士卒多溺死顯及二子與焉元鎮所  
部三萬人不存什一將校止崇爵等三人江水爲不流  
貴陽聞警居民盡避入城遠近震動化龍用上方劍斬  
崇爵益徵兵檄鎮雄士官隴澄邀賊歸路隴澄者卽安  
堯臣水西安疆臣弟也軍不與元鎮合獨全當事頗疑  
其通賊寅秋以鎮雄去播止二日令搗巢立效澄許之  
河渡未敗時澄已遣部將劉岳王嘉猷攻拔苦竹關及  
半壩嶺暨敗三將移新站賊伏兵大水田別以五千人  
來襲敗還嘉猷乃揚聲搗大水田而潛以一軍拔大夫  
關直抵馬坎斷賊歸路與疆臣合賊遂遁會都指揮徐  
成將兵至合泗城土官岑紹勳兵再克河渡關賊將張  
守欽袁五受據長箐萬丈林永順兵擊破之生禽守欽  
攻清潭洞復擒五受會朝議責元鎮敗狀令李應祥并  
將其軍遂合水西鎮雄諸部直抵海龍圍竟滅賊兵初  
興元鎮坐逗遛謫爲事官及是逮至京下吏罪當死法  
司援前岑溪功謫戍烟瘴遇赦廣西巡撫戴燿爲請部  
議不許竟卒於戍所

陳璘字朝爵廣東翁源人嘉靖末爲指揮僉事從討英

德賊有功進廣東守備與平大盜賴元爵及嶺東殘寇  
萬曆初討平高要賊鄧勝龍又平揭陽賊及山賊鍾月  
泉屢進署都指揮僉事僉書廣東都司官軍攻諸良寶  
副將李成立戰敗總督殷正茂請假璘參將自將一軍  
賊平授肇慶遊擊將軍徙高州參將總督凌雲翼將大  
征羅旁先下令鵬勦璘所破凡九十巢已分十道大征  
璘從信宜入會諸軍覆滅之以其地置羅定州及東安  
西寧二縣卽遷璘副總兵署東安參將事未幾餘孽殺  
吏民責璘戴罪辦賊璘會他將朱文達攻破石牛青水  
諸巢斬捕三百六十餘人授俸如故時東安初定璘大  
興土木營寺廟役部卒且勒其出貲卒咸怒因事倡亂  
掠州縣爲巡按御史羅應鶴所劾詔奪璘官旣而獲賊  
乃除罪改狼山副總兵璘有謀畧善將兵然所至貪黷  
復被劾褫官廢久之朝士多惜其才不敢薦二十年朝  
鮮用兵以璘熟倭情命添註神機七營參將至則改神  
樞右副將無何擢署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官協守薊鎮  
明年正月詔以本官統薊遼保定山東軍禦倭防海會  
有封貢之議暫休兵改璘協守漳潮坐賄石星爲所奏  
復罷歸二十五年封事敗起璘故官統廣東兵五千援  
朝鮮明年二月擢禦倭總兵官與麻貴劉綎並將部卒

次山海關鼓譟璘被責尋令提督水軍與貴縉及董一元分道進副將陳蠶鄧子龍遊擊馬文煥季金張良相等皆屬焉兵萬三千餘人戰艦數百分布忠清全羅慶尚諸海口初賊泛海出沒官軍乏舟故得志及見璘舟師懼不敢往來海中會平秀吉死賊將遁璘急遣子龍偕朝鮮將李舜臣邀之子龍戰沒蠶金等軍至邀擊之倭無鬪志官軍焚其舟賊大敗脫登岸者又爲陸兵所殲焚溺死者萬計時縉方攻行長驅入順天大城璘以舟師夾擊復焚其舟百餘石曼子西援行長璘邀之半洋擊殺之殲其徒三百餘賊退保錦山官軍挑老不出

已渡匿乙山崖深道險將士不敢進璘夜潛入圍其巖洞比明破發倭大驚奔後山憑高以拒將士殊死攻賊遁走璘分道追擊賊無脫者論功璘爲首縉次之貴又次之進璘都督同知世廕指揮僉事師甫旋會有征播之役命璘爲湖廣總兵官由偏橋進副將陳良珙由龍泉受璘節制二十八年二月軍次白泥楊應龍子朝棟率衆二萬渡烏江迎戰璘前禦之而分兩翼躡其後賊少挫追奔至龍溪山賊合四牌賊共拒四牌在江外與江內七牌皆五司遺種九股惡苗素助賊璘廣招撫乃進軍龍溪偵知賊有伏令遊擊陳策用火器擊之賊據



險天石雨下璘先登斬小校退者以徇把總吳應龍等  
陷陣賊大潰退四牌保兒圍璘二裨將逼之中伏璘募  
死士從應龍等奮擊賊復潰奔據圍巔夜由山後遁黎  
朝追及於袁家渡復敗之四牌之賊遂盡三月望諸軍  
爲浮橋渡江知賊將張佑謝朝俸石勝俸等營七牌野  
豬山璘卽夜發抵苦練坪前鋒與戰後軍至夾擊之賊  
敗逃深箐官軍遂入苦菜關會童元鎮烏江師敗璘懼  
請退師總督李化龍不可璘乃進營楠木橋次湄潭賊  
悉聚青蛇長坎瑪瑙保子四圍地皆絕險而青蛇尤甚  
璘議同日攻則兵力弱止攻一圍則三圍必藉助乃先  
攻三圍次及青蛇良珙師亦來會令伏圍後別以一軍  
守板角關防賊逸璘督諸將力攻三日賊死傷無算三  
圍遂下青蛇四面陡絕璘圍其三面講死士從瑪瑙後  
附葛至山背舉礮賊惶駭諸軍進攻焚其茅屋賊退入  
圍內木石交下將士冒死上毀大柵二重前後擊之賊  
大敗斬首一千九百有奇七牌之賊亦盡乃分兵六道  
攻克大小三渡關乘勝抵海龍圍下諸將俱攻圍前獨  
水西安疆臣攻其後相持四十餘日其下受賊重賄多  
與通且潛以火藥遺賊故賊不備其後璘知之與監軍  
者謀令疆臣退一舍璘移其處置鐵牌百餘距圍丈許

賊強弩無所施又爲籬板於柵前賊每夜出劫爲釘傷不敢復出應龍勢窮相聚哭化龍初有令諸將分日攻六月六日璘與吳廣當進兵璘夜四更銜枚上賊廩睡斬其守關者樹白幟鳴礮賊大驚潰散應龍自焚廣軍亦至賊盡平遂移師討皮林皮林在湖貴交與九股苗相接有吳國佐者洪州司特峒寨苗也桀黠無賴其從父大榮以叛誅國佐收其妾黎平府持之急遂反自稱天皇上將其黨石纂太稱太保合攻上黃堡誘敗參將黃冲霄追至永從縣殺守備張世忠久而噉之掠屯堡七十餘焚五開南城陷永從圍中潮所時方征播州未

暇計旣平播偏沅巡撫江鐸命璘與良珙合兵討之良珙失利明年鐸移駐靖州命璘率副將李遇文等七道進璘禽苗酋銀貢等遊擊宋大斌攻破特峒焚之國佐逃天浦四十八寨復入古州毛洞追獲之苗寨太逃廣西土巖山指揮徐時達誘縛之賊黨楊永祿率衆萬餘屯白冲遊擊沈弘猷等夾攻生禽永祿諸苗悉平征播時璘投賄李化龍家會劉綎使爲化龍父所磨璘使走化龍疏於朝綎獲罪璘獨免後兵部尚書田樂推璘鎮貴州給事中洪瞻祖遂劾璘營求帝以璘東西積戰功卒如樂議貴東西二路苗曰仲家苗盤踞貴龍平新聞

爲諸苗巨魁在水硯山介銅仁思石者曰山苗紅苗之羽翼也自平播後貴州物力大屈苗益生心剽掠無虛日三十三年冬巡撫郭子章請於朝明年四月令璘軍萬人攻水硯遊擊劉岳督宣慰安疆臣兵萬人攻西路竝克之乃令璘移新添獨攻東路復克之生獲酋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招降者萬三千餘人部內遂請改鎮廣東卒官先敘平播功加左都督世蔭指揮使旣卒以平苗功贈太子太保再蔭百戶吳廣廣東人以武生從軍累著戰功歷福建南路參將坐事罷歸會岑溪獠反總督陳大科檄廣從總兵童元鎮討之將士少却廣手

斬一卒以徇遂大破之論功復故官萬曆二十五年以副總兵從劉綎禦倭朝鮮傾水軍與陳璘相倚角俘斬甚衆甫班師大征播州擢廣總兵官以一軍出合江副將曹希彬以一軍出永寧受廣節制廣屯二郎壩大行招徠賊驍將郭通緒迎戰將士襲走之陶洪安村羅村三砦土官各出降他部來歸者數萬廣擇其壯者從軍通緒扼穿崖圍廣督土漢軍擊破之劉綎馬孔英已入播廣猶頓二郎總督李化龍趣之乃議分四哨進攻崖門別遣永寧女土官奢世續等督夷兵二千扼桑木壩諸要害以防饜道諸將連破數圍進營母猪塘楊應龍

懼令通緒盡發關外兵拒敵廣伏礮手五百於磨槍壩外南岡下而遣裨將趙應科挑戰壩夾兩山中甚隘通緒橫槊衝應科應科佯北通緒追出壩遇伏急旋馬中礮墜方躍上他馬伏兵攢刺之殪餘賊大奔官軍逐北賊盡降遂薄崖門徑小止容一騎賊衆萬餘出關拒戰希彬懸賞千金士攀崖競進追至第四關關上男婦盡哭賊黨自殺其魁羅進恩率萬餘人出降其第一關猶拒不下廣乘夜疾進奪其關關內民爭獻牛酒劉綎馬孔英已入關李應祥陳璘猶在關外廣合希彬軍連戰紅碗水土崖分水關皆捷遂進營水牛塘應龍大懼知

廣軍孤深入謀欲襲之乃遣人詐降廣測其詐堅壁以待應龍擁衆三萬直衝大營諸將殊死戰會他將來援賊乃退廣遂與諸道軍逼海龍圍賊詐令婦人乞降哭圍上又詐報應龍仰藥死廣信之已知其詐急燒第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賊益窘旋與陳璘從圍後登應龍急自焚死獲其子朝棟出應龍屍烈焰中廣中毒矢失聲絕而復甦遂以本官鎮四川踰年卒初廣之頓二郎也有言其受賄養寇者詔謫充爲事官後論功贈都督同知世廕千戶鄧子龍豐城人貌魁梧驍捷絕倫嘉靖中江西賊起掠

樟樹鎮子龍應有司募破平之累功授廣東把總萬曆  
初從大帥張元勳討平巨盜賴元爵已從平陳金鶯羅  
紹清賊魁黃高暉逸子龍入山生獲之遷銅鼓石守備  
尋擢署都指揮僉事掌浙江都司被論當奪職帝以子  
龍犯輕會麻陽苗金道侶等作亂擢參將討之大破賊  
解散其黨五開衛卒胡若盧等火監司行署隄遂守備  
及黎平守靖州銅鼓龍里諸苗咸響應爲亂子龍火其  
東門以致賊而潛兵入北門賊遂滅十二年閏二月緬  
甸犯雲南詔移子龍永昌本邦部耿馬奸人罕虔與岳  
鳳同爲逆說緬酋莽應裏內侵虔從掠千崖南甸已引

渡查理江直犯姚關灣甸土知州景宗真及弟宗材助  
之子龍急戰攀枝樹下陣斬宗真虔生獲宗材虔子招  
罕招色奔三尖山令叔罕老率黨人藥弩手五百阻要  
害子龍餌蒲人以金盡知賊間道乃命裨將鄧勇等提  
北勝渡渠諸番兵直搗賊巢而預伏兵山後來擊夜半  
上生禽招罕招色罕老及其黨百三十餘人斬首五百  
餘級尖山巢空乃撫流移數千人會劉綎亦俘岳鳳以  
獻帝悅進子龍副總兵于世廕無何緬人復寇猛密把  
總高國春大破之子龍以犄角功亦優敘自是蠻人先  
附緬者多來附永昌騰衝夙號樂土自岳罕猖亂始議

募兵所募多亡命乃立騰衝姚安兩營劉綎將騰軍子龍將姚軍不相能兩軍鬪帝以兩將皆有功置不問既而綎罷劉天俸代天俸逮遂以子龍兼統之子龍抑騰兵每工作輒虐用之而子龍兵及用師隴川子龍故爲低昂惟牛饗士姚兵倍騰兵騰兵大不堪欲散去副使姜忻令他將轄之乃定而姚兵久驕因索餉作亂由永昌大理抵會城所過剽掠諸兵夾擊之斬八十四級俘四百餘人亂始靖子龍坐視官下吏十八年孟養賊思箇叛子龍方對簿巡撫吳定請令立功自贖帝許之命未至定已與黔國公沐昌祚遣將却之無何丁改十寨

賊普應春霸王等作亂勢甚定大徵漢土軍令子龍軍其右遊擊楊威軍其左大破之斬首一千二百級招降六千六百人帝爲告謝郊廟宣捷受賀復子龍副總兵署金山參將事先是猛廣土官思仁承其嫂甘線姑欲妻之弗克偕其黨丙測叛歸緬數導入寇二十年攻孟養犯蠻莫土同知思紀奔等練山子龍擊敗之乃去子龍尋被劾罷歸二十六年朝鮮用師詔以故官領水軍從陳璘東征倭將渡海遁璘遣子龍偕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督水軍千人駕三巨艦爲前鋒邀之釜山南海子龍素慷慨年踰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攜壯士

二百人躍上朝鮮舟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  
火器入子龍舟中火賊乘之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  
死事聞贈都督僉事世廕一子廟祀朝鮮

馬孔英者宣府塞外降丁也積戰功爲寧夏叅將萬曆  
二十年哮拜反引套寇入掠孔英屢擊敗之小失免入  
下馬關從麻貴邀擊大獲進本鎮副總兵二十四年九  
月着力免宰僧犯平虜橫城孔英偕參將鄧鳳力戰斬  
首二百七十有奇賜金幣令推大將缺乃擢署都督僉  
事以總兵官泣舊任尋進秩爲真二十七年着力免宰  
僧復犯平虜與武孔英與杜桐等分道襲敗之再入又

敗之會大征播州楊應龍詔發陝西四鎮兵令孔英將  
以往兵分八道孔英道南川獨險遠去應龍海龍囤六  
七百里未至重慶推官高折枝監紀軍事請獨當一面  
乃與參將周國柱先以石碇宣撫馬千乘兵破賊金筑  
復督酉陽宣撫冉御龍敗賊於官壩孔英至軍平茶邑  
悔兵亦集軍容甚壯先師期一日入真州用土官鄭葵  
路麟爲鄉道別遣邊兵千扼明月關諸軍鼓行前連破  
四寨次赤崖抵清水坪封寧關破賊營十數逼桑木關  
關內民降者日千計折枝結三大砦處之禁殺掠降者  
日衆賊益孤關爲賊要害山險箐深賊憑高拒乃令千

乘御龍出關左右國柱搗其中賊用標槍藥矢銳甚官軍殊死戰奪其關逐北至風坎關賊復大敗連破九杵黑水諸關苦竹羊崖銅鼓諸寨國柱攻金子壩無一人疑有伏焚空砦十九嚴兵以待賊果突出擊敗之孔英乃留王之翰兵守白玉臺衛饗道平茶邑梅兵守桑木關而親帥大軍進營金子壩應龍聞桑木關破大懼遣弟世龍及楊珠以銳卒劫之翰營之翰走殺德卒無算平茶兵來援賊始退孔英還擊世龍復却裨將劉勝奮擊賊乃奔官軍進朗山口由朗山進蒙子橋深箐蒼翳賊處處設伏悉勦平之應龍益懼遣其黨訖降謀爲內應折枝盡斬之伏以待珠果夜劫營伏發賊驚潰追奔至高坪已奪賊養馬城直抵海龍第二關下賊守兵益多孔英軍已深入而諸道未有至者四陽延綏兵皆退賊躡殺官軍六十人居數日劉縱兵至乃合兵連克海崖海門諸關賊走保固上竟覆滅初總督李化龍尅師期諸將莫利先入孔英所將邊卒及諸土兵皆獷悍監紀折枝勇而有謀故師獨先入道圍海龍諸將以圍後易攻爭走其後孔英獨壁關前錄功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戶久之以總兵官鎮貴州平金筑定番叛苗生擒首惡阿包阿牙等已而欲襲黃柏山苗苗知之先發敗官



明史卷二百四十七 列傳三十三  
兵匿不報又誘執苗裔石阿四稱陣禽冒功爲巡撫胡  
桂芳所劾罷歸卒

贊曰播州之役諸將用命合八道師歷時五月僅乃克  
之可謂勞矣劉綎勇畧冠諸將勞最多其後死事亦最  
烈鄧子龍始事姚安名與綎埒垂老致命廟祀海隅昔  
人謂武官不惜死兩人者蓋無愧於斯言也夫



明史卷二百四十七終

